

# 學 生 半 月 刊

THE STUDENT SEMIMONTHLY

## 目 要 期 七 卷 二

敬告受訓完畢的同學(討論)	吳璧如
抗戰武裝與今後戰局之檢討	吳璧如
加應民衆救亡情形之比較	吳璧如
青島的悲劇	吳璧如
集訓生活(中央通訊)	吳璧如
別開生面(中央通訊)	吳璧如
我輩的放工(中央通訊)	吳璧如
福建古田通訊(龍泉通訊)	吳璧如
杜家街通訊(龍泉通訊)	吳璧如
汽油製造	吳璧如
炸彈的製造	吳璧如
廿七年四川省立成都女子中學校高中新生入學理化試題解答	吳璧如
廿七年度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中外史地暨國文試題解答	吳璧如
Our conviction.....	吳璧如
The weak emotion of youths.....	吳璧如
The chinese women and the Japanese women(continue).....	吳璧如
The last lesson.....	吳璧如



軍民合作 蕭守靜刻

編輯兼發行：學生半月刊社  
 總發行所：成都紅照壁街四十六號  
 投稿處：本市王家塘街六十一號  
 羅誠收轉  
 總代售處：上海雜誌公司  
 代訂處：春熙路亞光文化社  
 祠堂街：開明書店  
 戰時出版社  
 印刷所：成都新記啓文印刷局

價 零售：本市每冊六分  
 外埠每冊七分  
 半年本市五角外埠六角  
 全年加倍

中 華 民 國 廿 七 年 十 月 六 日 出 版

本 刊 已 呈 准 市 政 府 登 記 并 向 內 政 部 備 案

# 社論

## 敬告受訓完畢的同學

時光飛也似地過去，這次集訓，轉瞬又到結束的時候了。訓練是國民準備為國效勞的一種基本訓練，而且可以使你實際地鍛煉身體，增進抗戰意識，它會使你瞭解集訓中，知道人與人之間的禮貌，它會提高你的人格，放大你的責任感，這便是集訓的真義。

這次集訓，雖然時間是如此的短促，可是，我們相信凡是參加集訓的每一個同學至少對於集訓的真義是明瞭了的，而且已實際地體驗到了。

抗戰已到了最緊急的階段，敵人鐵蹄已踏遍了南北各省的時候，我們政府不惜花費一大筆款項來給後方的學生辦理集訓，他們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指導青年參加青年所能擔當的抗戰建國工作，而且要受訓後的青年能夠負起抗戰建國的工作。

自從神聖的全面抗戰發動以來，凡是參加過集訓的青年，都領受了政府的命令，積極地擔任起訓練民衆的工作，不但要激發民衆的鬥志，而且要激發民衆的鬥志，而且要激發民衆的鬥志。

去年暑假，四川各地都先後舉辦了訓練學生，準備着民族的最後戰鬥，可又退出了訓練大門。結果學生沒有在訓練中表現出來，踏進訓練大門，又退出了訓練大門。結果學生沒有在訓練中表現出來，踏進訓練大門，又退出了訓練大門。

訓練的成績，結果仍不免是口上談兵，沒有一點成績表現。訓練的成績，結果仍不免是口上談兵，沒有一點成績表現。

我們希望受訓完畢的同學，不要再蹈去年集訓的覆轍，要心切地訓練，使我們真正成爲民族的戰士。

最後，我們願受訓完畢的同學們，必須保有着集訓的軍事化的生活，隨時表現着強烈的熱心，急速地集體化的精神，決不要又回復到鬆弛，迂緩，因循和散漫等習氣的生活裏。

訓練的生活方式，確定新的生活形態，應該成爲每一個青年必須遵行的生活方針，現在，我們在集訓的時期，已摒棄了舊的生活而確定了新的生活方針，保持着緊張而急速的朝氣。

訓練的生活方式，確定新的生活形態，應該成爲每一個青年必須遵行的生活方針，現在，我們在集訓的時期，已摒棄了舊的生活而確定了新的生活方針，保持着緊張而急速的朝氣。

訓練的生活方式，確定新的生活形態，應該成爲每一個青年必須遵行的生活方針，現在，我們在集訓的時期，已摒棄了舊的生活而確定了新的生活方針，保持着緊張而急速的朝氣。

訓練的生活方式，確定新的生活形態，應該成爲每一個青年必須遵行的生活方針，現在，我們在集訓的時期，已摒棄了舊的生活而確定了新的生活方針，保持着緊張而急速的朝氣。

# 鑽剛金

謹防送人瘋人院！

中國的抗戰是長期的，這可以說是任人皆知，但長期抗戰的主旨是要以長期抗戰的心理來推動及達到長期抗戰的目的的。簡而言之即是殺敵必須致果，致果始能言成敗，在未致果以前，一城之得失，一地的棄守，祇可稱爲暫時的，決非永久的。武漢的放棄，自然也不是例外。

不幸得很，武漢我軍退出的消息一經傳出後，成都的民衆（也可代表後方的無數城市）等於入了恐怖窟，意志的消沉，無形中降到冰點以下，有的說政府不再抗戰了，有的說中國的命運在不久的將來就要斷送了，離奇的謠言，充塞了整個的市面，最引爲異的，有少數所謂高級智識份子中「箭之魔」而爲中華民族抱杞憂了，聰穎的智識階級啊！你們竟沒有讀過麥爾脫離英國束縛的自治史嗎？更沒有讀過普法戰爭時法國敗績巴黎後的復國史嗎？一個民族的生存，是它的民族性的，若失了這種民族性，雖有超時代的精良武器，也不能挽回它的命運。馬尼拉我們的武器不若敵人，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而我們所憑依的也決不是猛烈的火力。這正如蔣委員長所謂我們保存實力，要以堅苦卓絕的犧牲精神，勇往邁進以爭取我民族最後勝利。這就是我們達到長期抗戰主要的基點。而清談先生們往往不悉國情就自認武漢淪陷爲中國亡國的先兆，可惜這種機靈的心不用在打退敵人而用在毒殺本身。新的民族戰士啊！不要神經過敏把刀背誤爲刀口了，你們如果是聖人的高足，也不要忘記了聖人的一哀莫大於心死」的遺訓。庸人自擾，謹防送人瘋人院。

記得是上週禮拜二吧，我剛剛出了學校門不久就遇見兩位老嫗興奮地健談着。

「聽說我們要懸掛五色國旗了。」

「不是嗎！現在世界也應該太平了，他們抽去的壯丁聽說也要放釋了。」

「這種準亡國奴的論調，不覺引起了我的對這批輕民衆宣傳工作者的惡觀。」

「都市的低級民衆如此，非都市的又將如何之何？」

「現在負抽壯丁之責者，祇知道抽一個算一個，抽兩個成一個，抽了的與被抽的大演一遊擊戰，「戰遊擊」的悲喜劇。結果抽不到自己已關得四境擾然了。難道他們真的願作亡國奴麼？作救亡宣傳的同志們，希望你們與兵役機關密切地合作，無知的民衆決不是無熱血的民衆，祇要宣傳廣泛，使他們知道「國與家的連繫存在性」，及「爲什麼要愛國？」「國有什麼可愛？」的種種情形，他們決不會逃避兵役的，不要藉宣傳做幌子，在都市劇院裏出風頭，在這國難緊急關頭，決不是出風頭的時候了，你們沒有看見成都的流行性「歇斯特里」症嗎。可嘆。」



# 放棄武漢與今後戰局之檢討

吳璧如

隨着廣州的失守，素以全國心臟著稱的武漢，也於八月二十五日，自動的放棄了。人們因為了以作觀察太偏重地方得失底錯誤，似乎都感到將有一種非常地到來似的緊張。不是整天整夜地顛唐潦倒，以為國家是無法挽回，抗戰是再也得不到勝利了，便是刺激過甚似的，不顧一切的胡弄，雖然，在他們心目中，有着不同的意志與理想，但，却都是一樣的對戰局悲觀，一如以前他們在南京，徐州失守時一樣的情形，或者，這次他們更悲觀利害些，但，武漢究竟應不應該放棄呢？今後戰局倒底有沒有希望呢？爲了堅強住我們的信念，使我們全身的力量都純粹的幫助抗戰，我們覺得對這個問題，有作一個檢討的必要：

假使我們單獨的研究着地圖，那武漢的確是非常重要的，它是全中國內陸，海外的中心，整個國家的心臟，扼持住粵漢，平漢二鐵路的樞紐，挽着長江航路的中段，是交通的中心，商業的交易所，軍事底大本營，所以，古來戰爭，都爭徐海，而下武漢爲着手，而民國之所以成功，晚清的所以失敗，武漢的形勢，也佔住不少的因索，然而一形隨勢遷；地隨時異。一個地方的重要性，每每爲時勢關係，而加減着地變遷武漢，在以往固然重要，但在現在呢，却可以說是在整個的失却了它的重要性。在這裏我們願意分着幾方面去講：

(一) 在軍事方面：我們知道在廣州未失守之前，第三期抗戰的時候，在敵人可以說是整個的以武漢爲中心目標。分向着江西，湖北河南作着分頭的探視，與攻擊，就那時的戰略戰術上講起來，我們都應該維持住保守大武漢的計劃，方能四面策應作着整個的籌劃，而且，那時敵人的攻擊，正面上只是企圖着沿江的躍進，南面是攻擊瑞武線，南潯線，以謀切斷粵漢而側擊武漢北面攻六安，奪信陽謀下武勝關，所以，我們坐鎮武漢是非常的適合，正像一個盾受三支槍的攻擊，但也同時生出三種反力量，來抵抗攻擊。而武漢我們却正是盾後面拿盾的人：敵人分頭的攻擊，我們也分頭的用攻勢防禦的策略，來作反攻擊，兩方面的戰場，正好在武漢外圍，劃了一個心線，而武漢正是它的軸心，一點無受脅之危險，現在呢？廣州失守了以後，敵人的路線，顯然是謀自廣州，由粵漢路直上，而逼武漢，在我們如果時分兵抵抗，就犯了戰術上莫大的錯誤，而有着雙敗皆危的危險，因爲假如南方面失敗，則武漢受着直接的威脅，戰局中心

也爲之而失却，兵力的一切，也爲之而減低，設如武漢因兵力不足而失守更沒有了戰局的中心，同時也一樣底反而削滅了我們自己的力量，這樣是只有危害沒有希望的。但如果照戰術上必須保守一地時的策略講起來，而用着整個兵力在武漢外圍，或廣州一帶的任何一方面，與敵人決一死戰，以謀各個擊破的話，那麼我們的力量，令我們能否有如此地提固且暫時置之不論，根本上，就已違反了我們自己一貫的政策與戰略，所以，爲了實力整個的保持，爲了全面抗戰的戰局中心點地保持，「消耗」，「持久」戰略的維護！我們勢不能放棄武漢，武漢沒有了可保守的價值，死守住它只有害而無益的；武漢不須要再保守下去：

再就整個大局，整個戰略上講起來，我們這一次的抗戰，因爲了史無環境種種的關係，所以與着以往任何一次的戰爭，主體上都着不同的特點，以往的主觀戰，每每在一個城市，一個據點的搶奪，因之，每每曾一戰而勝，或一城一市之保守得法而勝，但，目下我們爲了種種的關係，使我們不能採取這種項牛式的鬥爭，我們所須要的，是利利用着我們所具有底大特點，「持久戰」，「底層戰」，「人眾志堅」，來實着「消耗」敵人，「持久戰」，「底層戰」，「人眾志堅」，我們現在對整個戰局的觀察，應當是在這一個階段內已有消耗了敵人多少的實力，還須要消耗敵入多少的實力，我們已經作到了要消耗敵入多少的實力的地步沒有，而不在於任何一城，一市的得失，所以，我們對每一個抗戰的階段評論時，觀察時，當以先考察我們是否已消耗敵入如許實力，作爲成功失敗的標準，而不能以什麼地方保守住了沒有，作爲標準，所以，當我們作着戰略的計劃時，也當以如何的去繼續維持住整個戰局的中心，而不再得勵地消耗敵入爲主，以在，險地方，當如何消耗敵入，在什麼地方，要消耗敵入多少爲副，能夠多保守的，自然是繼續保守，但如目的已達的話，也就不一定要再費了實力多少的去保守那個地方，那麼，這次的放棄武漢，在戰略上，可以說是適當的，切合的，必須的，武漢在軍事上是隨了廣州的失守，而完全失了價值了。

(二) 經濟交通方面：再就經濟，交通上面說起來，在廣州未失守以前，我們金融的中心，商業的交易所，是以武漢爲中心，以香港，廣州爲入口的軸心，所以，要維持住我們的金融勢必要守住武漢，但廣州失守以後呢？香港樞紐的作用根本完全失却，全國的商業，變而成了內陸的發展，它是以四川爲中心，昆明蘭州爲兩極的大局轉移武漢反成了一個凸出地帶，而須要着內地向外的轉送，無疑，它在經濟地帶上是沒有了半點作用了，再在交通上面講，以前是以粵漢，平漢二路作着南北的貫通聯絡線，而與戰區作一個劃分，自經廣州失守以後，這種作用顯然是也已完全的喪失，目下，全國的交通，還是以四川爲整個的中心，樞紐而維持着南北

川陝，川湘，川滇，川康等公路的聯絡，武漢也同樣地失却了交通上的價值。

(三) 政治方面：末了談到政治方面，我們可以知道以前在政治方面，武漢的地位，是和以前武漢在經濟方面的地位，有着相同的性質，它是被利用作為與由廣州香港北上的的一切關係，相聯絡相交涉的會議廳，又有看外交上的價值，有着行政上直接指揮，贛粵的機能，但廣州失守之後呢？一切的關係由來的道路，整個的轉移了，而到了另一條與內陸相貫連的道路上去，與這些關係相合的會議廳，也因之而轉到了重慶，行政機構上的指揮，也因爲了形勢的關係而迅速地變成了南北的三大軸心，與中間樞紐底四川，作着密切聯絡關係的形勢，武漢是又成了凸出部份，在整個的講起來，這是由主動的機構，一轉而成了被動的肢指，一切一切的作用，是全失却了，武漢在政治上，也同樣地沒有了價值。

以上，我們知道了無論在軍事上，在形勢上，政治上，經濟上，武漢是都沒有了他的作用了，換句話說，武漢是已無價值是不一定須要守的，何況據我們的估計，敵人自從開始攻武漢，一直到最近我們放武漢這一個階段內地消耗，是比他自抗戰以來，一直到開始攻擊武漢為止的消耗，還大十倍，那麼，我們也已經達到了我們「消耗」的目的，又何必必要違背了自己整個的戰略，而冒險戰術上之大險，去保守不捨呢？所以，我們說武漢的放棄，是適當的，應有的。

那麼，今後的戰局又將如何呢，依我個人的偏見可以先分爲下面的二方面，去預測：

一、敵人方面：我們可以知道，敵人因爲困於他們自己兵力，經濟力的不足，所以，一向都保持着「速戰速決」的計劃，而企圖着在「極短」期間內，能作一個勁的撕破。雖然，就是在他們萬惡屈辱他們底心理內，對這個撕破，也不見得有勝利的把握；但環境束縛住他，叫他如此作，或者才有些須希望，因之，在上海，在南京，徐州一直到目的武漢，雖然在中間，我們已對他這個迷夢，給以不少的大打擊，但他只好還是嗚吧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的，去尋求這個迷夢的實現，他一向在尋求着，中國的主力，而謀害他頂牛式的死拚，而在每一個失敗得來的時候，又只好明知故裝優的，搶幾面破旗了空喊，作爲掩飾，這次在武漢，既已撲了空，但也只好以錯就錯的，把幹下去，以我們的觀察，假設沒有其他意外的話，敵人一定在佔領了漢口以後，由武昌，廣州二面夾攻的，取湖南長沙，或席捲之勢，而打通贛粵漢路，作爲堅壁清野的劃分，一面再東沿株萍取南昌，會合江西敵軍，佔領贛北，浙西，然後同時地北上，與首省敵軍會合，打通平漢線，取鄭州，潼關作了進可攻，退可守的地步之後，再慢慢進佔閩浙，贛南，而再顯出第二「僑滿」的本領，以完成他片面的理想，而急速休息一下，他已疲乏得將死去了的機構，這是敵人目下的

理想，目下的盼望。

二、我國方面：而我們呢以我們現今的形勢，自然是先保持着粵漢中段，而以着長沙，作爲據點，南北的抵抗，而保持住我們「消耗」，「持久」底戰略，更保持住南昌，以爲湖南的前衛，而與浙閩作着密切的聯絡，以保持我們全面的聯絡，而內裏更把整個戰局，分成了南北二個中心，以着桂林，開州爲南北二大據點，北面策使晉滬，鄭，榆林的陣線，南面策劃湘，粵的戰局，中間以重慶，成都爲中心樞紐，作着整個政治，經濟的中心機構，努力的再「消耗」下去，「持久」下去，一直到敵人潰敗之後。

以上是就二方面計劃上，大概的客觀的預測，但究竟是誰能成功呢？是日本能像以上所述，他理想中底那樣成功了呢？還是中國如上的「消耗」下去，「持久」下去，而終於得到勝利呢？今後整個戰局，可以有着如何的發展，這裏我們可以估計一下，我們都知道，在戰事初起時，他們的計算的大錯誤，到現在，據我們片面的估計，他的軍隊，已超出了他原有常備軍的總數二分之一以上，甚至三分之二以上，火藥，是大量的，想盡法子的，向外面購買，空軍的損失，已在一半以上，海軍的毀傷，也超過了一半，而經濟力日漸的枯竭，工商業的日漸衰敗，尤其是他致命的大傷他的力量，是已經到了最後一響那，大家可以觀察出在南京時他是如何威武，但到了徐州，台兒莊一役以後，就已經東拼西湊，亂組成軍，而這次呢，用了他們目下在可能內最大的力量，攻擊漢口，六個月的過去，除他們每日傷亡了許多而外還得不到什麼，假設我們不爲了戰略，戰術，而自動放棄的話，他什麼時候能佔領武漢，實在不能叫人預測，或者，即盲目的日本軍閥，也都不不能說一聲，可見他力量是如何日漸一日的虛弱，可憐了，而且，我們知道，軍力的大小，每每因爲了士氣，交通，環境的變遷，而作着大量的加減，自從日本佔領京，滬之後，他軍隊素質的惡劣，軍紀的不整，戰鬥力的薄弱，精神的渙散，已叫各國，連日本自己的軍事家，都在嘆惜的說：「日本陸軍完了」，「日本沒有了軍隊了」，而因爲着戰爭時日一天天的延長，中國抵抗力量，一天天的堅強，使得他自己軍隊越發顯出戰鬥力的薄弱，而士氣頹喪，兵額大量的死亡，使敵人不能不大量的徵兵，以求補充，於是直接的，敵人軍隊地素質更壞了，敵人軍隊的戰鬥力，更弱了，而間接的，他本國的生產越發的減低，經濟力越發的枯窘下去，而且，今後戰事越向內移，他們後方交通線越長，道路也越不熟，運輸越不方便，時時刻刻，有被我們截斷了交通線，包圍殲滅的可能，戰線的擴張，局面的擴大使敵人兵額，越發地不夠分配，不易支持，而處處有突破，包圍的可能，再，還有大氣的日漸寒冷，使他們素不耐寒的軍隊，益是無法可施，在大時，在地理，在人和，那一方面，敵人都在不幸的圈子裏旋轉着，進一步，就是向敵人自己掘好的墳墓，走近一步

，過一天，就是敵人離死亡的日子，近一天，在將來的戰局上敵人是更沒有辦法，更沒有希望的，而我們呢？大大小小的戰爭，只有把我們軍隊訓練得特別的堅強，使我們的軍官，都鍛鍊成了良材，猛將，為國家，為民族，為自己爭求生存奮鬥的吼聲，驚醒了每一個中國人昏昏沉沉的生活裏，一變而到緊張的工作中，全國上下，實現了從未有過的團結精神，兵士們，越打越有精神，軍官們，越打越勇，統帥們越打戰術越有進步，我們的經濟，是日漸在豐富底內地，蓬勃茁壯生長起來，我們的財政比戰前還更穩定，戰線的擴大使我們正可以發揮人員廣眾的威力戰局擴大叫我更有着游擊，運動戰等等的機會，戰鬥力一天比一天的堅強，環境一天天的有利，地勢一天比一天的佔優，時日一天比一天來的合式，使我更有着比端武線，台兒莊更大十倍，百倍的續滅戰的機會在後面，所以，今後的戰局是有利的，是絕對可以勝利的。

據我們以上的觀察，我們可以大概的知道，武漢是應當放棄的，是不須要再守，也不該再守了，後的戰局，對我們只有更利，只有比任何以前的戰局都利的形勢，到我們的目前，最後的勝利，必定屬於我們的，一切的形勢，於我們是有利的，我們要鎮靜地去幹！一直到敵人潰敗了再說。

如完於成都墨池館前 廿七，十一，九。

### 抗戰以來敵我情形之比較

雷雨田

在去年蘆溝橋事變發生的時候，敵寇的外相近衛曾向全世界狂吠：「幾月之內，就可使中國屈膝」。當時世界上昧於事實的、和中國的恐日病者，唯武器論者，都曾相信這樣的誇口，以為中國的軍隊是不堪擊的。如今呢，幾月過去了，一年過去了，中國並未向日本屈膝，反而使日本倉惶失措，不得不放棄速戰速決的企圖，而積極從事於應付長期戰爭的準備。

無疑的，我們在這一年中也遭受了巨大的犧牲和空前未有的損失。戰區擴大到九個省份，將士犧牲至幾十萬人，民衆死亡，不勝計數，我們的農村田園，工業建設，以及文化機關，全被毀壞，壯丁青年，慘遭殺戮，多數同胞，流離痛苦，至於老弱婦女，慘不忍聞的凌辱屠殺，尤為歷史所未有的慘毒。然而敵寇的橫蠻殘暴，能使中國屈膝麼？能征服中國麼？事實的證明這完全是無從實現的夢想。一敵人能夠佔領我們的一部分領土，或少數城市，卻不能夠真正統治所佔領的土地，敵人兵力能控制若干軍事根據地和交通線，卻不能而且不敢深入鄉村腹地，敵人竭盡殘暴，進行着不忍聞聽的燒殺，掠掠，姦淫，却不能征服偉大的中國民族，敵人消耗了他的大部實力，所得到的祇是一片荒地焦土和全世界和平人民的切齒痛恨而已。

不但一年來的經驗證明是如此，就是將來也會證明日本沒有使中國屈膝的可能，沒有征服中國的可能，而且抗戰的時間愈延長，愈持久，獲得最後勝利的希望愈大。因為無論從那方面看，中國具備的勝利條件，都不是日本所能及的，茲分述之於下：

- 一、政治上的條件——從政治方面看，中國具備有種種優越的條件：(a) 日本這次的侵略是由於少數軍閥，財閥和政客的操作，而不是出於大多數人民的意志，在戰爭的初期，日本民衆因受了統治階級的煽惑，以為短期內征服中國之後，即可獲得莫大的利益，而盲目以從。但是自戰事爆發以來，使日本民衆明瞭他們的希望一天一天的渺茫，他們的痛苦一天一天的增加，戰爭愈延長，他們的失敗和痛苦將更人。因而在日本國內一般人民對於政府非常不滿，而竭力反對，中國的情形恰與之相反，一般民衆了解抗戰的意義，已全國一致的動員起來，在政府領導之下，參加民族解放的戰爭。(b) 日本是個帝國主義的國家，國內有許多民族，在壓迫與縛束之下，過牛馬奴隸的生活，這些被壓迫的民族，無時不想起來，推翻日本的統治脫離日本的羈絆而獨立，如最近台灣各地反戰風潮的澎湃，便是有力的證明，中國國內五族共和一家，精誠團結，無壓迫與被壓迫之分，而且中國的抗戰有助於於東西弱小民族之解放，所以它們都起來擁護中國抗戰。(c) 日本政府一向都是在軍閥控制之下，一般政客階不仰承軍閥的鼻息，因此軍閥與政客之間常起衝突，往往使對外步驟不能一致。中國自抗戰以來，全國各黨各派，都捐棄成見，而互助合作，他們沒有旁的敵人，唯一的敵人就是日本。
- 二、經濟方面的條件——從經濟方面看，中國也具備種種有利的因素：(a) 日本是個輕工業發達的國家，它所出產的是輕工業品，它需要中國做它推銷出品的市場和供給原料的地方。自抗戰開始以後，除極少數被佔領的地域以外，全國各地都拒絕抵制貨，給與它經濟上一一嚴厲的打擊。中國是個落後的農業國家，是農產品為出口的大宗，這在平時雖然不利，要受起經濟的剝削，但在戰時却可以自給自足，并不因幾個都市的陷落而受影響。(b) 日本為欲速戰速決的目的，盡量將它精銳的軍隊和器械調拔到前線，企圖短期內消滅中國軍隊，中國所抱的戰略是持久戰，消耗戰，因此在戰爭中，中國軍事消耗，至少要比日本同樣的支出少四倍，即使其他條件相等，戰爭愈延長，日本必先中國而瀕於破產。(c) 隨着日本在戰爭中的損失和軍費的浩大，日本公債，在國際貿易市場上，發生慘跌的現象，中國由於各國的同情和援助，近年來從許多國家如法國，美國，英國，捷克，瑞士等得到大批的現款和貨品的借款，由此使中國的信用及在國際交易所中的中國貨幣，能夠繼續穩定。此外，世界各國民衆痛恨日寇的暴行，所發起的抵制日貨運動也足以招致日本經濟的崩潰。
- 三、軍事上的條件——從軍事方面看，中國也具有種種勝利的條件：





### 集訓感想

奇人

四十天的集訓很快地便完結了，在初入隊的時候大家都感覺着非常的不便，設備太簡陋；生活太機械；每個同學都感覺到枯燥無味，尤其是少數的飯桶教官來上課，我們簡直像坐牢一樣的難受，許多的同學對於這次的集訓都失望，似乎它並不是我們所需要的「集訓」；而是另外的一種，尤其是在灌輸兩個患病而死在隊中的同學更覺不值，因為他們並不是在戰場上衝鋒陷陣而死的，而是死在集訓場中，但是不久我們的總隊長黃杰來了，他極盡心的規劃，親到各隊的視察，使這蔡木已拱的集訓復活過來了，總隊長每天昇降旗的訓話等於給同學們一付很好的強心劑，經了他的熱情而誠懇的訓話以後，同學們的態度改變了從前認集訓是苦事的，現在反覺得它太輕鬆而不夠嚴格了，從前認爲設備太壞的，現在覺着那是集訓裏面應有的享受，不然便沒有資格稱做「集訓」，所以在後半斷的時間裏各同學都樂於接受上面的規定，盡量去學習各項課程，但是四十天的時間很快的就滑過去了，雖然同學們都覺得這受訓的時間太短，但因為經費的困難，使它無法繼續，所以終於在十月二十六的一天完成了這偉大的集訓，當我們出隊的一天，恰巧是武漢失守的消息傳來成都的時候，本來大家很高興地預備去吃畢業酒一餐餐，但是這個突然的消息把大家心裏的快樂搶去了，尤其是總隊長在那時的沈痛訓話，使大家都悲憤得痛哭失聲了，同學們在這時都進一步地瞭解了集訓的真義，更深刻地認清了敵人的野心，我想他們這次出隊以後一定會把他（她）們所學的拿去應用在各方面，去爲此次抗戰而努力，不過我們的希望太切，此次的集訓雖說辦理得很好，但是我們爲了使收穫的效果增大，使受訓者直接受益起見，對於此次的集訓似乎有檢討同改進之必要，現在分別論述如下：

(一)設備方面 也許很多的人都會這樣想，現在是國難嚴重各方面均應節省節省的時期，政府能拿出幾十萬款子來辦理集訓，已經算是勉力而爲的了難道更能夠拿出一筆很大的數目來督學生設備旁的東西嗎？何況集訓是應該吃苦的，不過我所說的改良學生的設備并不是一般人想像的「改良」而是以不妨礙學生健康爲原則的改良，例如住的地方，當然我們不需要住高房大屋，但以學生平日的體格同習慣而論，也似乎不宜睡濕氣很重的地板，假若你要說這是鍛鍊的話，那嗎這種急進的鍛鍊可以置學生於病和死的境界裏的，關於飲料方面也因為負責的人不大負責，使學生感覺得無法避免口渴的難受。

(二)管理方面 在管理方面大都是管理得很適當的，不過有極少數隊長們的管理法是有點欠佳，一部份的隊長是拿出他們管理大兵的手段來又叫又罵說不出一點道理，只知道狠，這樣一來就無形中激起了同學的反

感傷不接受他的管理，另一部份隊長的認爲是「學生不是好管的」，於是就索性不管使學生流於放縱，像這兩類的隊長都是對於集訓沒有益處的，換一句話說就是他們不配作我們的隊長，因爲我們的隊長是應該有學識有能力而且善於領導青年，使同學們心服的人，纔配作我們的隊長。

(三)教導方面 這次的教材同教授的方式都是許多專家規制的，當然沒有什麼不圓滿的，不過我們當事者的本身覺得仍然沒有達到絕好的程度有值得改善的地方，第一在整個的教程當中我們覺得內堂（上課）太多，外堂（野外）太少，誰都知道現在的教育需要活的教育不要死的教育，尤其是軍事同看護更非紙上談兵所能意旨得到的，所以我們希望以後的集訓在軍事方面要多注重打靶同操場，在看護方面要多注重實習，至於課堂裏的教授也希望多注重實驗，例如講手榴彈便馬上拿個手榴彈來與學生看，使他們知道它的使用法及防禦法，例如講大砲；戰車便實地領他（她）們到有這些東西的地方去參觀，這樣纔能達到「學以致用」的目的，關於受訓同學課外活動這次也可以說少得幾乎沒有，橫架，木馬，平台；運動場甚麼都沒有，在這些東西也可以說是需要花錢，但是不花錢的課外活動也沒有有人領導起來作，例如每次集訓均有的小組討論會，這次也沒有，殺敵肉搏時用的劈刺術也沒有有人教，難道這也是需要花錢的嗎？至於同學們畢業以後的工作也沒有一定計劃，所以我們覺得這幾點都是此次集訓美中不足的。

在以上的三點是個人受訓後所感到的，我們於此次的集訓固然是感覺得非常滿意，不過我想這武漢失守後的局勢是比以前嚴重得多，說不定將來有用我們曾受訓同學的時間，爲了希望下屆受訓同學的能力比我們增強，身體比我們健康起見，所以把個人集訓所感到的幾點寫出來，希望辦理集訓的當局把將來的集訓精益求精，更加改良，使所有受訓的同學都變爲鐵軍；成爲振奮國土的先鋒隊；抗戰的主力，方不致失去集訓的真義，辜負政府對他們的期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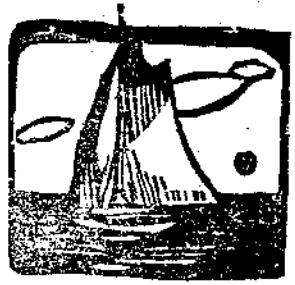
## 華西日報

報價：每月本埠一元，外埠一元二角，郵費在內。

社址：成都總府街九十號

社址：成都總府街九十號





通訊

別了成都 (中央政校通訊)

金 岷

離開家已經半個月了，在這半個月中，我重慶地在成渝道上奔馳。是我命運所注定的吧，我對於成渝公路的每一個站，所經過的每一個城鎮，甚至於每一位站員都面熟了，破濛濛的汽車，每天仍舊喘息着在公路上爬動，但負起溝通這兩大城市間的使命，他那嘶啞的喇叭，不時發出悲慘的叫聲，好像對他那風燭的殘年也感到無窮的感慨。終於在第二天的下午，他喘息着又把我們送到了通遠門外，我們又投入了重慶的懷抱。

重慶還是和一個月以前一樣的繁華，敵人的炸彈也駭不了都郵街的喧嚷，新街口的銀行大廈一天比一天多，新的馬路，新的洋樓，新的機關和新的人們在日夜，息地添加着，每大在朝天門的碼頭，通遠門海棠溪的車站，珊瑚壩的飛機場中，人們像潮湧一樣地向重慶湧進湧出，全國政治經濟文化的力量都集中到重慶來了，在柏油馬路上你可以看到各省市的黑牌汽車，在人羣裏你可以聽到各省市的方言，江流也是遍街遍巷地分佈着，戰時的首都各方，都呈現着畸形的繁榮，可是重慶的容量是有極限的呵，重慶的生活程度也隨着日夜不息的上漲了。現在一個單身的男子要在重慶找一個安靜的住所，每大吃三頓飯都是不容易的呵！眼睛所看見的全是些紛擾的人們，耳朵所聽見的全是喧鬧的汽車聲音，晚上假如你站在一個山頂上，望着這燈火閃耀的山城，定會發生『長安居，大不易』的感想。告訴你，有好多衣服髒潔，揀皮包的紳士們晚上也睡在地板上，我們現在還有床睡，在他們看來是多麼的值得羨慕呵！

我們的學校在重慶南溫泉，由重慶到南溫泉須在備奇門坐輪渡到南岸的海棠溪，再搭川黔公路海溫支路的汽車到堤坎，然後改乘小船到南溫泉。所以假如你坐輪子到輪渡碼頭的話，你必須坐上五種不同種類的交通工具：就是輪子，輪船，汽車，小船和筏子。這些交通工具同時在重慶的四週生存着各有各的不同的功用。這也許是重慶的特點之一吧！

由堤坎到南溫泉還有五里路的水程，南溫泉是重慶的風景區，而這五里路的水程又可以說是沿途風景最優美的地方，高聳的山在兩岸夾峙着好像三峽一樣，但是他不像三峽那樣的單調；兩旁的山上長滿了茂盛的松林，船不平靜的水面上緩緩前進，撓子擊水的聲音和遠遠的瀑布聲相應。在這山明水秀的環境裏真令人感到祖國河山的可愛。到南溫泉了，牠更具有牠那獨有的姿容，好像一個青春的少女，有着無限的光明。茂盛的松林，

青翠的河山，和點綴在半山上的公私建築物，愈增加了南溫泉的美麗，南溫泉一共有兩個游泳池，碧綠的泉水從池子的一邊流出，又馬上從池子的室內的一邊流出去，所以游泳池的水，隨時都是很清潔的，大溫泉的游泳池是在游泳池是露天的，可以行日光浴，有跳板而熱度比較低，兩個游泳池都有長處，每天吸引着從各方面來的客人，票價普通游泳每票二角，政校的同學減半，所以我們一有功夫就去游泳。碧綠的水，熱騰騰的溫泉，游泳起來特別舒服，在成都現在已經快穿棉衣的時候，你們聽到一定覺得十分羨慕吧？

政校的校址在小溫泉游泳池的上面的山腰上，校舍已經完成三分之二了，再等兩月我們就可以遷到新校舍去，全部的校舍除廚房外都是草的頂，泥的牆，三合土的地面很整齊地排列着，遠遠望去好像軍營一樣而又沒有軍營那樣的單純。前面是青翠的山，秀麗的水，後面是茂盛的松林，校址確實是很好的。現在我們新生住的是在距離溫泉有一匹山的白鶴林，白鶴林是百年以前一位大鹽商修建的一所大房子，由唐式建築長捐給學校的，舊生則借住在高工的校舍中。這次錄取的新生總共有二百六十六人，包含各省市的同學，所以在這裏你可以聽到各省市不同的語言，四川同學錄取的有四十幾人，廣東，湖南和江浙北方一帶的同學也不少，同學中要以合作學院的同學年齡較大，因為他們已經都是大學畢業生而且又有服務經驗的同學，在初來的時候，有好幾次還誤認他們是學校的辦事人呢。同學中戴眼鏡的特別多，政校的近視眼一向就是很著名的呵！

我們現在穿的是黑色制服，昨天發下來新製的『高帽子』，戴起來真高地好像顯道神一樣，據非正式的調查，政校同學在中學時代百分之九十都是得過獎學金之類的，可見他的高帽子是早就戴慣的了，女同學大概有二十幾人，她們和我們住在一塊，在一塊兒吃飯也穿上我們同一樣的制服，有一些頭髮短的去很像男生，只是比較矮而胖一點罷了，這些女英雄們也和我們受着同樣的訓練，同樣的待遇，今天我們才行開學禮，所以從今天起我們才開始訓練，以後的情形，容留下次再報告吧！

離開成都的時候已經穿上了毛線衣，現在的成都恐怕更加上棉衣了吧？這裏也穿起了秋天的衣服，過着秋天的生活了，連綿的秋雨更促起了人們的鄉思，成都的一切還是如像從前的一樣吧？末了。祝你們好，并希望民族解放最敬禮！

你永遠的朋友金岷

十月二十五日於白鶴林

### 我們的工作 (山西通訊)

XX:

我到了前線在敵人猛烈轟炸之下才來寫信，你不感疑我爲甚麼不來信嗎？自抗戰發生後兩月，我投考中央軍校特別班，錄取後我就離開聯中出川來了，這個消息我想你已經知道；實在臨走時非常迫促，不暇修函作別，想你能原宥，在政治部受訓六個月，畢業後就奉令到四十七軍作政治工作，從事抗戰，現已到了山西來了，我們的工作是訓練軍隊和組織民衆，情緒還緊張，生活亦有興味，正是抗戰發生後我理想的工作實現了。

XX，這時敵人正用大砲轟擊，飛機狂炸，我們傷離陣地十多里，還是繼續工作，看見隊伍增援前進，民衆搬運彈藥，傷兵，同心協力的非常緊張，個個非常興奮，這時愈覺得抗戰前途非常光明，更感覺得中華民族快要復興，無畏的虎狼，矮奴倭寇，立即日暮途盡，精神戰勝物質，血肉掉得光榮，中華民族的偉大，誰也不能否認，XX！你看我們抗戰將士浴血疆場，奮鬥犧牲；我方民衆努力助戰處處表示出個個熱忱一心，但不知後方是如何的情景，你們對於抗戰前途有無疑問。

有幾次我與士兵談話，他說：「打內戰我們都打，何況現在我們是打國戰是爲中華民族謀出路求生存，誰不願意犧牲，那一個又不努力！有錢給我們自然好，就是沒有錢我們還是一樣打，要拚命！」又一個說：「日本鬼子最怕我們草鞋隊伍（四川部隊多穿草鞋）跑得快，計巧又多，手榴彈，大刀碰着就不認人！所以日本人被捉到時，橫身發抖，只有屈膝伏地求饒：『你看我們的士兵是多麼的勇敢真誠，但是你父看他們的生活又是怎樣的苦悶，單純，勞頓！自出川來，無日不在衝鋒陷陣，無一刻不在喊殺擒敵，年來未嘗休息，總是奔忙馳騁，晝夜兢兢，此地的山嶺崎嶇，此地的氣候寒冷，人口稀少，村落零星，一片荒涼，觸目淒涼，你想這樣的生活，這樣的情景，何等辛苦！後方民衆也應該略表同情，我希望你代爲宣傳徵求寫信，慰勞我抗戰將士，受傷官兵，鼓舞他們的情緒，提高他們的戰鬥精神，我想你定能負責，同時熱心抗戰救國的人士，誰也能辦到寫信，過去武漢徵集慰勞信，成績很好，可惜我們這一帶沒有寫來，所以我才有這樣的決心，以我所熟知的同學和親友，都請互相宣傳，代爲徵募，直接寄交山西年陸淹底村四十七軍政治部代收轉或交我本人轉交亦可，我相信亦有很好的成績，對抗戰前途也有很大的補益！XX！這時砲聲愈猛烈，想起了「九一八」就是明天我愈加痛恨和悲憤，我大好河山已經破碎，我數千百萬同胞受敵人欺凌，我們只有眼從領袖堅持抗戰到底的決心，加倍奮鬥努力，這時我的心情紊亂，我的血湧如騰，希望你以後時時來信，互相勉勵，再談吧，謹祝。

萬里驅程！ 努力前進！

愚兄趙世華於前線敵人猛烈轟炸之下

### 集訓生活

(龍泉驛通訊)

集訓！這個會使我們一度抱着很大的熱望和理想的生活於今已月餘之久了，先除去得真快，我們是過着那樣的不甚嚴肅的不甚緊張的生活呵！很早的清晨，天空才發現魚肚色的時候那無情的鐘聲，雖然把正做迷夢的同學們驚醒起來，迅速的穿衣，洗臉漱口，隨即用跑步到升旗場大集會的升旗了。但在第一利那間僅有的肅靜之後，照例又是一陣嘩啦啦的談話聲。老氣橫秋可敬咳嗽聲，遺留兩地各樣各色的「痰」。

舊人的軍事訓練，沒有。操場。有時指着一桿沒有機柄而遍體創傷的濫槍，到升旗場或馬路上來操；稍息立正，否則就講軍裏白聽些教育們的零碎的無法抄寫的，也沒有什麼可抄寫的教材，枯燥地悶坐幾個鐘頭，吃三回老百姓的血汗所給的白米飯，於是一個整天也就這樣完了。然而我們畢竟還是學得一些口頭語，那真是隨着受訓時期的逝去而進步到很溜熟的口邊了，比如有一中隊上課，出操說「衝」，吃飯，自然是真正的說「衝」，就是有誰的變人來營房相會，也叫她「衝」進去，至於我們這一中隊呢，可不同了，因睡到了，說「朽」，廁所擁擠得常有候差之苦，說「朽」，沒有享受應得的權利，也說「朽」，但是孤魂燈熄了，就藉故叫「小娃兒」拿油來。某某的混名——地上污濁了，叫「小娃兒」來打掃，沒有嗽口水了，甚至吃飯了，也得叫「小娃兒」；只要一人一偶，就四方的響應起來，這些聲音，却因情況之不同，而發生呼喚，雄壯，高大而很顯然的差別，無論怎樣有滿溢的人，嘴角邊也泛出微笑了。現在爲管理方便起見，又使我們起了一次大大的騷動，像預防似的轉移新陣地——營房了一座窄狹的小廟，更是擠得連上課的地方都沒有了，陰森而黑暗的寢室，充塞着各種的不知名的雜氣味，而當一陣陣的廁所裏的氣味透進來的時候，那氣味已就像文天祥正氣歌裏所謂的那些什麼氣了，但我們說辦法，只得硬起頭皮，學點正氣來壓制他，克服他，我們想

在這樣的環境修養點孟夫子的浩然之氣呵！說到唱歌，大家都非常喜歡，一個生疏的歌曲，不講調，只要練習一下，馬上就會唱得得整齊很好，每當早晚來臨的時候，我們就唱起，雄壯憤慨激昂的歌曲，我想如果日本鬼子聽着滿可以慄慄退避的。只有這雄壯的歌聲，使我們忘却了一切而且使我們的心境愉快。

過去，個多月的集訓，既然這樣——或許不是完全的，我們只能說在過集團生活和精神的的教育和訓練罷了，這種不滿意，除另外夾雜一些原因而外，自然是日本鬼子賜給我們的成份最多呵。

近來撤換三個中隊長，在紀律方面比較以前好得多，已有糾察隊在察而糾之了，據說在週末尾的星期日不放假，不准無故出街閑逛，以收最後五分鐘的最好成績，可惜在這秋雨風，淒涼蕭淡的氣象中我們的集訓，已快要完結了，磨前韻後，真是有點令人感熱啊！

福建古田

冰如

X X: 我又從武昌來到這個更陌生的地方——古田——了，您想不到吧！我一天天離開您們更遠了。

在遇見作事真要悶死人，因為初到這兒來，醫院內一切設備也還不好，傷兵也特別少，昨天進院兩位傷兵，一個重傷，一個輕傷，重傷的還好，看護惟有那位輕傷的朋友，他無論如何也不聽醫生的吩咐，整日的鬧個不休，我們勸他好好靜養他卻大罵起來了呢；他說：「我靜不下來，我不能再等待了，傷口那一天好，我希望今天好，馬上又去同倭鬼拚命，您們這些無良心的狗，爲什麼要來勸阻我，我決不會屈服的，我要用血和肉去與敵人拚命，誰敢來勸我，我就殺誰！走狗，聽見沒有。」X X，他罵我們呢；他的神經有點混亂，他竟罵我們是走狗，同時有一位同事被他打了呢；然而，我們也沒有怨恨，我們依然很愛護這位輕傷同志，他是民族英雄呵！我們敬愛他。

我們也有不少的空閑，空了打打球，有時也去游泳，過去我不會游泳，現在公然可以了，我很高興，可是秋天游泳的口味可難吃呢；尤其這兒整天的下着雨，真是「秋雨綿綿」一游泳在不久以後就會停頓了，心中非常惋惜，可是有什麼用呢？在這兒是買不到一本書，就是到福州購買也不成功，而自己一本書也沒有，因爲不能攜帶。

X X，您不是說您們也要受軍訓了嗎？現在也許已經畢業了吧；我真羨慕你們那種愉快緊張而活躍的生活，可是我何時可以回到那種時期呢？現在我等於陷在污泥裏，不過自己尚未自甘永久墮落，而不自拔，反是無時不在和它奮鬥，而且憧憬那合於自己理想的境地總會一天一天接近，X X，你說我應該如何生活呢？不過現在我已決定繼續走我現在這條路，整個偉大的民族，祖國正遭受着暴敵的侵略，誰個不願做亡國奴的男女甘願躲避這偉大戰爭呢；人們只有獻身於打倒法西斯的統一陣線裏去努力工作，不問將收到什麼效果，我們只有問自己是否盡了自己的力量對於祖國，我們看到無窮的青年男女都洒了她（他）們的血，盡了無數的同胞又受着無窮的苦難，屠殺，姦淫，搶劫等在禽獸不如的敵軍萬建展令人與奮又不禁一陣心酸，讀到大公報一篇「淪京五月紀」真令人哭泣不止，誰不願犧牲一切去和暴敵拚一命呢；X X，你們說是不錯的，努力的做着各種救亡工作，還有機會學習各種智識，我却太慚愧了，恰巧又處在社會這樣一個偏僻的小古城裏，這兒是如過去太平時代一樣安閑，農民對於抗戰的事一點不懂男女學生都是死氣沉沉，尤其是女生照例保持着她們過去那種不講易露面於人前的姿態，在街上實在很難看到女生的影子，她們走一短段落

也是坐轎還要放下簾子，真是千金小姐呀！不過進來漸漸的也變好了點，自國民軍訓處調全省高中師範二年級學生（不分男女）及大學各細學生受訓後，即分派各地實施民衆組織及訓練後，風俗稍有改變，在街上逢着紀念日也會有幾個女子宣傳，募捐等，在幾個較大的城市裏也有歌詠隊，慰勞隊的組織，但總限於少數整個學生界還不夠抗戰期中所應有的自覺，自然也有不少頗爲熱烈的學生，但太少了。

成都我想現在充滿了新的氣象，四面八方的人，尤其是學生將使成都活躍起來，許多大學都遷成都，中學也不少，可惜我太無緣了，如果留在成都，這是我看到學生半月門第九期一通訊，中流築有的「見聞瑣記」而談到的成都，一般士大夫階級的情況，但總不由於這些不合理的現象沉醉這正熱烈工作着救亡運動的青年男女們遮了過去的，世界上矛盾的事情在同一地方并行着太多了，誰能否認已受到嚴重威脅下的武漢便沒有沉醉在享樂中的人們，娛樂場所總不會叫生意不好的，市面上增加不少有「京」字牌照的流線型汽車，奇裝異服的男女更無數，口說是逃到此地的難民，何曾不能說他們都是富民呢？女的愛穿高跟鞋，畫眉，塗胭脂，出入電影院，戲院，據說每當經過各個娛樂場門口時總可看到已滿座的牌子，這也在抗戰呀！醉生夢死的人太多了，聽到這些只有一陣心痛這個腐爛不能腐化他（她）們他們只有吃炸彈的時候才會感覺到敵人是這般利害，往安全的地方去吧；X X，成都一般情形總不至如此吧；近來武漢受到了威脅，四川的人口又增加了，我看重慶成都將如何住得了，有人說四川的人不願往外走而外面好處的人又往四川跑，真是換防罷！

X X，去年的今天你許已經到了成都吧；我却在武昌，現在呢？我們又隔得太遠了一點，我會想到假若我回到四川如何樣呢？有時真想回四川看看，但這種思想不久又消滅了，因爲聽說四川各地依然如故，並沒有川慶奇特處有許多地方還會使人一樣的失望，許多四川的人還想往外跑呢？X X，這樣我決定留在外面了，我想假若戰事勝利，我們還得先回到上海，南京呢？假如你又到南京不是又可相會嗎？但恐那時的南京會變成一片灰燼了。

再見吧！敬致

九月廿日在福建古田重傷醫院。

冰伽上

好消息

本刊介紹英文教學富有經驗的周新民先生近著之前置詞習法爲學英文必讀參閱之讀物寄售處本市開明書店希讀者勿失此大好機會

# 杜家街宣傳記

文蔚

一個陰沉沉、微飄着雨絲的星期日下午，我們大夥兒約二十多人，分乘了兩隻木船，預備上白蠟井宣傳去。船在陡壁的山峽，激流的江水裏行駛，格外的使人感覺到興奮，緊張。

船到北碚時，老沈看了看錶說：

「時間不早了，如果我們上白蠟井去，今晚準趕不回來，不如我們改到附近杜家街去宣傳吧！」

大家都默允了跟他跳上岸，順着江邊坡上的羊腸小道向着杜家街走去。一路上望着遠處的崇山峻嶺，像倦了的駿馬，一條接一條的躺在遼闊的天野邊際，一動也不動；近處狹窄的小路上，二十幾個頂長的身影，也是一個接一個的，像蜿蜒着的長蛇，向前襲進的情景。的確使人增加了不少靜謐的勇氣，激昂的心情。

雨停啦！陰霾的天幕漸漸的拉了開來，金黃色的日輝射了下來，從每張古銅色的，有希望的，堅決的臉上抹過去後，就照耀停留在前面迂迴的路上。

不久，穿過了一叢稠密的竹林，遠遠的便看見了杜家街的草屋，每個人都如釋重負似的吐了口氣。到了村口邊，大家都停止脚步，老沈獨個兒先進去和本地的義務小學當局接洽，因為同是教育界的關係，所以很快的便取得了聯絡，跟着我們便分配工作，我和老吳被分在家庭訪問的小組內。於是隨手拿了一束宣傳標語後，我們便先出發了。

轉了幾個彎，過了一大片包穀田，我們來到了杜家街的另一角。在這兒，整塊石頭鋪成的小橋，架在淙淙的溪澗上，四周葱綠的稻秧，幽深的竹林，十足的表現了四川鄉村的風味。

過了橋，四五家茅屋并立在竹林邊。恬靜的像在午睡，防歹人的惡狗也不知上那兒去了。當我們走到東首一家大門口的時候，正中那間堂屋象臥室的房子裏，黑漆漆的，坐着個老頭兒安閑在那兒抽着水煙，屋角齊整的排滿着農具。不管主人歡迎不歡迎，我們一直就跨了進去，先和那老頭兒談了些農人們切身的問題，漸漸把我們的來意和抗戰的意義也都講了出來。隨後我們要求他告訴我們點農村狀況農民生活情形，這一來，可引起了他的話匣子呢！他問道：

「你們二位先生是由下江來的吧？」

「是的。」

「怪不得你們才會不知道我們四川鄉下的情形了。說到我們的生活可真苦極了。在從前軍人當政的時候，一年總要征收好幾次稅，單繳納這些

稅賦已經受不了，再加上老板對我們佃戶的剝削，真弄得我們成天吃不飽，穿不暖，睡不着的日夜得不到安寧。」

「近幾年來想來總要好一點吧！」

「好雖是好一點，可是碰到天災的時候，還是一樣的沒辦法。」

「有幾次天災的時候，政府不是撥得有一大筆款子來救濟災民嗎？」

「政府原先撥的本是一大筆款子，可是經手的人個個都想從這筆款子內發點混財，貪點便宜。所以等他們發足財後，才剩了點錢渣子給我們。」

「你們不會向政府告發嗎？」

「告發？從古到今就是官官相衛的，我們這些無錢無勢的老百姓，任你再告發一百次，一千次又有誰用？」

說刻這兒，他憤慨的帶着一種絕望的眼光望着我們，而我們這時除了對他表示同情外，還能有甚麼有效的辦法貢獻給他呢！

鄰舍幾間屋子裏，這時聽了我們的聲音而聚攏來的人可真不少，黑壓壓的擠滿了一屋子。乘了這機會，我們試教他們學唱救亡歌曲。結果，很大方的，每個人都大聲的學着唱。從那雄偉的聲音裏，我們發現了一股堅強的力量潛伏着，就憑着這股力量，我們才能全國團結一致的戰勝侵略，抵禦侵略。唱完一遍後，一個年青的村婦興奮的切切喊道：

「先生們！請把這首歌抄給我們，那麼你們走後，我們也可以拿着譜子自己學唱了。」

在出發宣傳的時候，就只帶了這麼一張僅有的歌譜，而白紙和鋼筆也沒誰想起帶着走，所以我們只有很抱歉的對她說：

「對不起得很！這次出來宣傳沒帶得有多多的譜子，等下禮拜我們再帶點印好的送給你們。」

教完了歌時間也不早了，把帶來的標語標語貼好後，我們辭別了眾人，打算回村口集合去。才走沒多遠，剛說話的那個村婦和另外一男一女追了出來，到了面前，他們含着希望的眼光帶着要求的口氣說：

「先生們！能不能借你們的譜子給我們自己抄一抄？」

「你們認得字嗎？」

「認得！我們三個人都在此地義務小學裏讀過幾年書的，」

沒多一會，他們很快的都抄完了。於是我們才得回到了村口集合。不久，次日的，人都聚齊了，大家彼此交談着宣傳訪問的結果，沒有一個人不感覺到滿意和欣喜。

終於發起晚烟的杜家街把我們吐出了村口。順着去路歸來時，陡險的山峽，已經印上了森森的夜影。繞着暮靄的，給晚烟封位的嶺頭，也已隱和入夜的天色混而為一了。

# 汽油的製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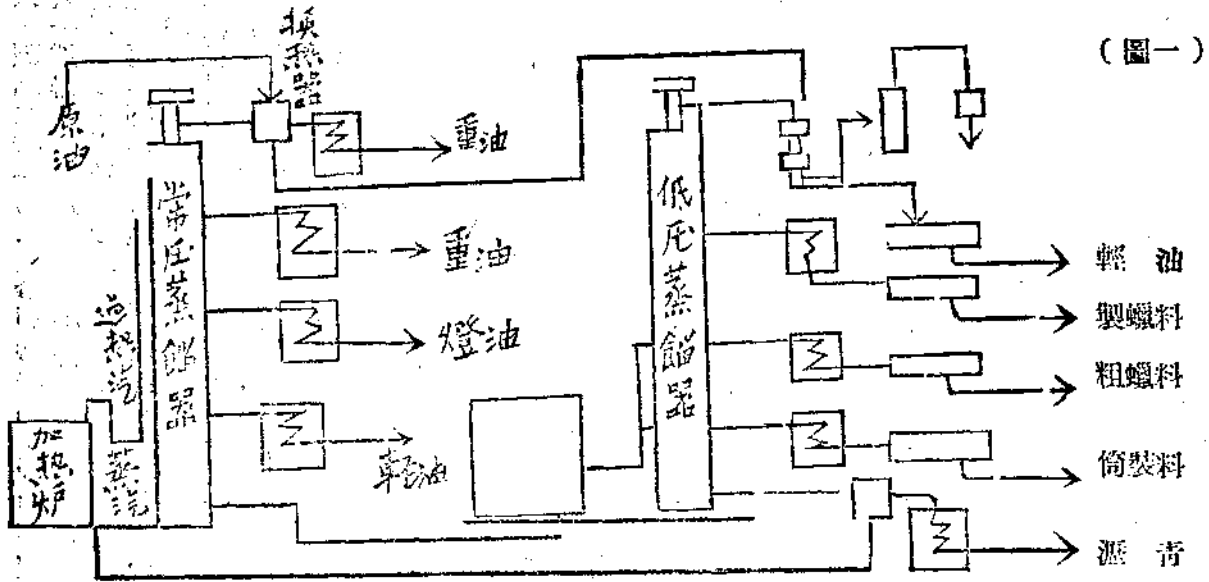
尊庭

汽油除廣用於溶劑和去油劑外，特用為發動機的燃料。現在世界文明昌盛，一切機械均日新月異，汽油機關更突飛猛進，無疑地汽油的數量更須大量的增加。中國不但飛機汽車不是本國的，而且作為燃料的汽油，也須仰給於外國。尤其是現在抗戰期間，汽油的需要是更迫切更重，加之一切外貨輸入極感困難，數量既少，消耗又大，所以我們不時看到國家節省汽油的明文和「一滴汽油一滴血」的驚人標語，事實上，這也是本國工業不發達的原故。總之為着抗戰的勝利，國家的強盛，在所有工業產品中作最重要地位的汽油，是積極需要而不可少的。現在將汽油的製造法彙寫在下面：

## 第一法 石油蒸餾法

(一) 產源 汽油存於石油礦中，可收分餾原油之20—150度的蒸餾物，再精餾而得。石油蒸餾工業，略述其梗概於下：

(二) 機械和手續  
(A) 去水 原油中鹽類出的原油，水分特多，不能立刻取來蒸餾，應首先



(圖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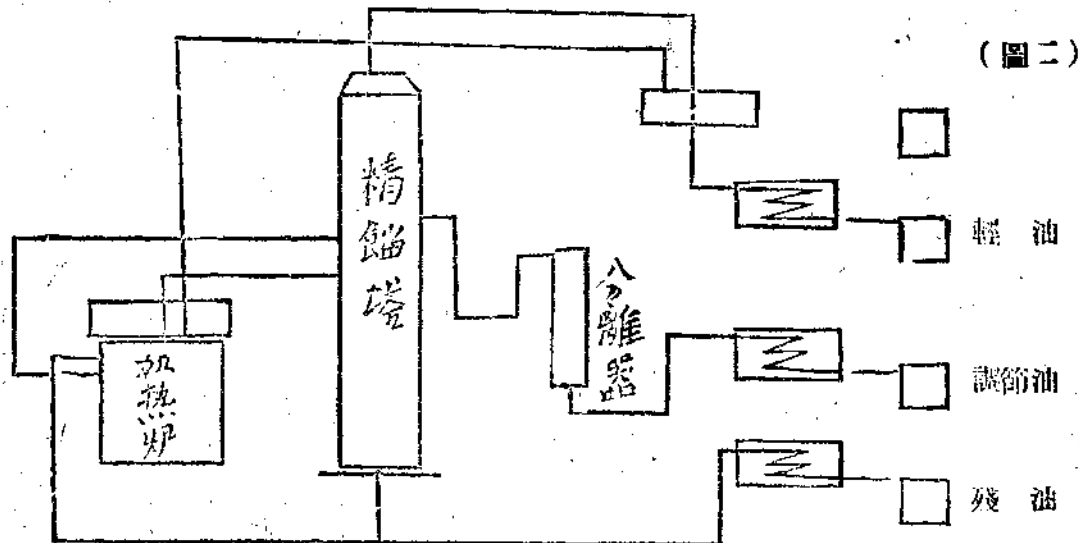
去水。其方法有三，第一加熱法，即使原油黏度減小，油水分離。或加熱一百度以上，使分離而得。第二用高壓交流電到油中，水分因電力作用而沉於油底。第三機械法，即用離心機使油和水分離。

## (B) 原油蒸餾 除水後的原油，可以立刻入蒸餾器中蒸餾。這種蒸餾器油的最佳用福斯特(Foster)式，這

是由常壓裝置和減壓裝置兩部合組而成。先將原油順次送入汽油蒸餾熱交換器，輕油蒸餾熱交換器，和殘油熱交換器各部，故原油得以先溫。然後入常壓管中蒸餾器中，蒸汽逸入常壓精餾塔，低沸點成分，則上昇塔頂，而逸入熱交換器，先行冷卻再入凝結器凝結。高沸點者則在塔底凝結，再入冷卻器。如此在塔中各部可以分出各種沸點不同的油。粗汽油則在塔頂，騰留的殘油，又可用熱油唧筒從管經熱交換器，打入減壓蒸餾器裏，再加熱繼續蒸餾。蒸汽入減壓蒸餾塔，在塔中各部也餾得各種沸點不同的輕油，渣油油，七瀝青乃殘留油底。

## (C) 汽油精餾 由羅斯特氏式裝置，所餾得汽油，已經是優純粹。如用單獨水平式圓筒蒸餾器蒸餾得之汽油，須精餾方可。汽油精餾可用新

密斯雷斯利(Smith Leslie)式管狀蒸餾器裝置。先用唧筒將粗汽油入熱交換器先溫，而後送入管狀蒸餾器裏受熱汽化入精餾塔，則



(圖二)

低沸點部分升入塔頂，經熱交換器而入於冷卻器凝結。沸點較高者則在塔之腹部，隨流入分離器，送入水蒸汽使低沸點物質，再隨入塔，重汽油則在分離器之下部，用唧筒分離而送到冷卻器凝結。沸點最高部分則在塔底凝結，再用唧筒打入蒸餾鍋重新蒸。如此循環蒸餾，汽油便可達到很純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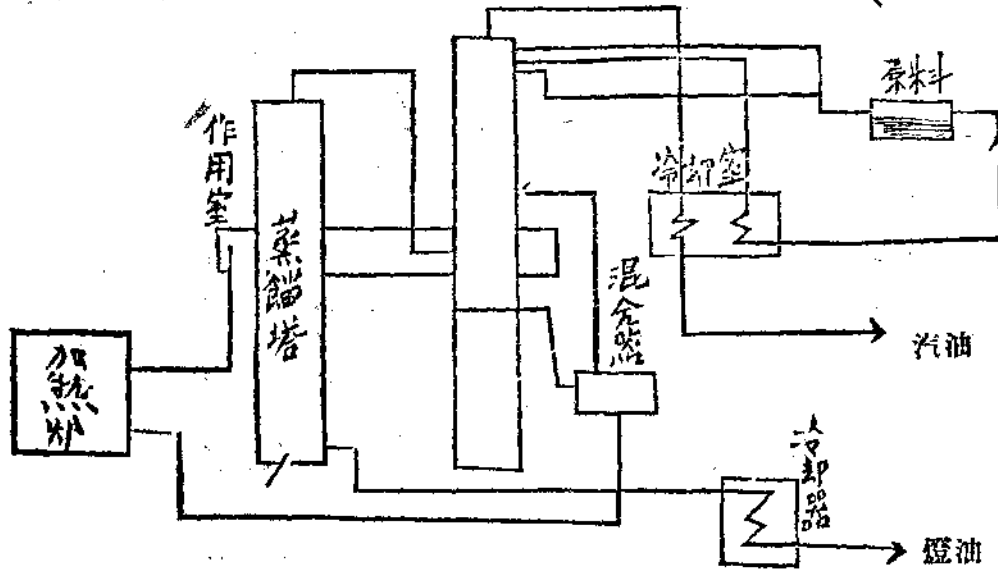
(D)精製 上面製得之汽油，已夠做發動機的燃料，若欲作工業藥品，則必須經化學精製手續，除去一般雜質。化學精製就是用硫酸和氫氧化鈉液攪洗。汽油由唧筒打入混合器內，又由硫酸槽打入六十六度波美度由硫酸和汽油混合，攪洗五分鐘後，乃送到廢酸槽內，將廢酸分離，又加水沖洗。

又入氫氧化鈉槽用 15-20 度波美的氫氧化鈉攪洗，約五六分鐘，又送到廢酸槽中分離。最後可再將硫與油和脫硫油的混合液來攪洗，入脫硫油分離器以除去廢油。這樣精製的汽油就可裝桶入市了。

第二法 石油分解蒸餾法

石油分解蒸餾法，乃使重質油分解而成輕質油，汽油產量因之可以加。今述其方法如下

克羅斯氏 (Cross) 法，用燈油或輕油做原料，蒸餾器是因管狀鍋，不過加熱方式是用輻射法。原料由唧筒打入儲管在四十五公斤壓力下，加熱到四百七十五度便噴火分解。原料乃起分解作用，降低壓力



(圖三)

到七公斤氣體逸入蒸餾塔油蒸汽經蒸餾塔更入巴布爾 (Babbler) 塔將，一部蒸汽凝結，流入混合槽和蒸餾塔上部的原料油混和，再用熱油唧筒打入蒸餾器裏。巴氏塔中沒有凝結的蒸汽，再引入格萊 (Glaes) 氏塔，格氏塔裏充有醇性漂白泥土，蒸汽中雜質，便被吸收。精製後的汽油，在凝結器中凝結，在分離器中和煤氣分離。

第三法 氯化分解蒸餾法 將原料油和二〇〇氣壓的氯化合，經熱交換器先溫再入加熱管加熱到四〇〇至五〇〇度，再接觸劑使重質油氯化成汽油，經熱交換器及凝結器而凝結。

第四法 氣相分解蒸餾法 將原料油先通過熱交換器而入混合室，和由蒸餾器分解氣化的蒸汽相混，引進蒸餾塔。在蒸餾塔裏凝結的重油，從塔底入熱交換器而入冷卻器凝結，同時在蒸餾塔的中部，其一部分的重油，合併集於儲蓄槽中，以循環唧筒，在高壓下送到鍋裏，加熱分解入氣化室，如此繼續循環蒸餾。

第五法 氯化鋁分解法 用重油作原料，在常壓二百八十八度下，通入無水氯化鋁分解劑上，重質油也可以分解而成汽油。經上述蒸餾法蒸餾而得。

第六法 油母頁岩蒸餾法 石油礦層頁岩，飽含石油，將此乾餾，可得各種油類，汽油也是其中一部。

第七法 低溫蒸餾法 在五百度蒸餾煤，可得較多於九百度下蒸餾的油類。歐美各國也逐漸致力於此法。汽油的製造，大體不過上列諸法。我國工業中應當竭力於此。

### 二卷六七期合刊啓事

本刊二卷六期付印時，適值統一招考揭曉，負責同學紛紛離蓉參加，受訓同學又剛出隊，一時不及籌備，致弗克按時付梓，爰經社務會議決定，將二卷六七期合刊，至篇幅內容，當更爲充實，自二卷八期起，仍照常出版，敬希讀者諸君特別原宥爲盼。學生半月刊社謹啓

### 本刊投稿簡約

- 一、本刊各欄均歡迎投稿，以二千字爲最適當。
- 二、來稿請用稿子紙繕寫清楚，并請於稿末注明姓名住址，以便通訊，發表時署名聽便。
- 三、來稿一經登載，由本刊酌量奉酬，并照原址寄上。
- 四、稿件收到後，概不作復，預先聲明并付足郵費者，則屬例外。
- 五、來稿請寄至成都王家塘街六十一號，或轉本刊編輯部，若係英文稿件則請寄成都四道街廿四號本刊英文編輯室。

# 藝文

## 炸彈

尊庭

阿三在指手劃腳的喊：「飛機！飛機！」不提防阿三的爺走來就是一腿勁，阿三想罵，回頭瞧見了自己的爺氣得像個活灶君，心裏一怕，抱了小屁股沒命就逃，邊跑邊想，阿爺近來變了滿臉的老眼鬍子硬得來像個烏焦鍋巴，二隻眼睛活像煞圖畫上的貓頭鷹，說起話來也不像一個人，開口烏龜，閉口忘八，曾經說過，罵人者，小人也，莫非阿爺近來也學會了妖法，日裏變短，夜裏變長，但看看阿爺真的沒有變，媽媽昨天還給他量着袍子，足足夠夠九尺八寸，不多不少，阿爺既不是小人，那麼為什麼會罵人，阿三真有些識不透，就拿剛才來說吧，阿爺的那股勁兒，真比閻王還兇，我說飛機，於他何關，飛機生蛋又生不到他的頭上，阿三越發越氣，就學着隔壁李民來了一句京腔氣死我也，抬頭一看，已到了前天赤脚玩水的小溪邊，腿感到乏力，屁股也有些隱隱作痛，不管三七二十一，坐了再說，檢了幾顆圓石子，準備回家作炸彈打日本鬼子去。

阿三回到家裏，阿三的爺還在門口生氣，阿三知道見了他沒有好口氣，悶聲不響，悄悄的進了後門，向他媽要了幾塊糕便一溜煙跑出去了，找着了李民，但是李民不去，阿三逼他說，你不去，日本鬼子丟炸彈要把你炸死，說着掏了一顆大石子就要丟，李民一看，勢頭不對，急忙退了幾步，一個臥下，口中喊着：「大王饒命，李民去也」，阿三看到李民這副怪樣，心裏真有些好笑，我拿的又不是炸彈，天哪李民近來得了神經病，好在李民肯去，今天又可玩上半天了，於是大聲來呀，拖起了李民就跑，但是李民看見他手裏黑黢黢的東西，總是心裏打抖，李民聽得人家說過，飛機丟炸彈，轟的一聲，要炸死幾百個人，即使炸不死房子震塌也要把人壓死，心裏一急

，腳下一絆，就是一交，要想爬起來恰巧阿三拿石子的手來扶他，李民又聞到一股火藥味，嚇得他魂魄無主，只往後爬，等到了定了心，抬頭看阿三在老遠笑他，心裏又氣又急，喊着道：畜生，爾手中固是炸彈乎，阿三知道他誤會了，乾脆把那石子丟了好玩個痛快，狠命一擲，掉在水溝裏，拍桶一聲，水在跳，李民起初看了真有些害怕，後來看了沒有動靜也就不怕了，從地上爬起來，孤住阿三就是頓教訓，爾小子，不懂事，奈何駭我，奈何駭我；「阿三不響，只是心裏好胆小得像紅皮老鼠，阿三想到紅皮老鼠，就隨口唱道：「阿爺與李民，胆小像老鼠，聽了飛機聲，一下就嚇死；」李民聽了阿三嘴中油腔滑調，滿肚皮不高興，追上去就想打，抓起皮拳頭，狠命一拳，翻轉身來就逃，邊逃邊喊：「回家告爾父，抽爾筋，剝爾皮，」阿三聽得告爾父心中一急，不管背上痛不痛，跟了李民就追，看到了家門，自己的爺還在門口不動，好在李民只喊了一聲「伯父，好」就不說了，胸口氣也一鬆，也就硬着頭皮跑上去喊了一聲爺。

爺還是陰陽怪氣一聲不響，阿三與李民也感到沒趣，就一屁股坐在門檻上，心中只是胡思亂想，阿三剛想到炸彈，突然的阿爺抓了他就往裏跑，阿三不曉得什麼又得罪了阿爺，口中又不敢問，連拖帶跑的跳了進去，李民也在後頭跟了進來，阿爺到了裏頭，只叫關門擺椅子，阿三不明白，心想今天又不是陰歷年三十關門吃飯，爲什麼阿爺這麼慌，又聽到阿爺在叫媽，拿棉被，阿三這才清楚，莫非日本飛機來也，剛鑽進椅子底下，屋上就聽得軋軋軋的聲音，看看阿爺和媽媽都嚇得臉在發抖，李民躲在椅子角兒裏縮做

一團，阿三真不相信，什麼東西這樣厲害，想爬出去看，又給媽拖住了，只得從窗子上頭望出去，但見高高的天上有幾隻灰色飛機在盤旋，四周却拍拍的亂響，阿三想這一定是日本飛機想丟炸彈了，剛想從口袋裏掏出石頭子，却只聽得轟轟二聲，煙火泥土跳得有丈高，房屋的瓦片被震下來，正打在阿三躲着的椅子上，拍得一聲，阿三嚇得魂飛九霄，身子只望他媽裏鑽，口中還嚷着：「飛機！炸彈！媽，我怕！我怕！」

### 悼志強（新詩）

從朋友方面得着了您死的噩耗，這晴天的霹靂，叫我怎樣料得到。記得在南月前的一個清晨，我俯身載着一顆初離苦痛的心，踏着一外如茵的綠草，雲合淚送你投進了飛機的懷抱，您還曾那樣熱誠的給與我安慰的微笑，您還那樣英勇地駕駛着翱翔在高空的鐵鳥。離別的一切……還歷歷地在我眼前活躍。但是啊！您却這樣快地和我不別了！淚和血的交流呵！這大的仇恨我永遠也忘不了！我要復仇呵！

不怕敵人殘酷的飛機大炮！

記得在去年桃花開遍的鄉間，在綠柳深掩的河畔。那時您初認識我，便向我述着您七年流浪逃亡的沉鬱，「東北！我的故鄉！那白山黑水的區域呵！我決不能活着看見那受敵人的蹂躪，我願將我最寶貴的血，洒在祖國的土上，





多少無依的難民，  
在死亡線上輾轉！  
不要再空自傷感，  
夢思偷安，  
這仇恨不報，  
如何對得起死去的  
祖宗，將士，同胞！  
只要努力，  
堅決的持久抗戰！

那麼，再過一年  
明年，十月十六  
我們定會重返故鄉  
歡喜的團圓！

又渡過了一年  
也許你們不注意  
這悲痛的十月十六  
——平淡的一天  
它在我的記憶裏  
是如何的深處的  
刻下了無限的憶戀！

### 潼關妳是中國西北底咽喉！

歐陽遂  
莊藍

離潼關又近六月，北望雄關，憂思易極，報載近日吃緊，益增編客之恨望耳，爰賦俚歌，以誌鄙懷。

潼關，妳是中國西北的咽喉！  
黃河緊緊地抱住妳底腰支，  
華山牢牢地靠着妳底肩頭；  
長城那民族的胸牆！  
跨過了華北的峽嶺新運以西投，  
離河那國家的動脈！

開發出廣大的富麗新鮮的血球。

潼關，妳是中國西北的咽喉！  
哥老舒將把你讓給矮胖的胡兒，  
西安事變把你看做生死的關頭，  
失了妳才造成馬嵬坡上的長恨，  
得了妳才把握住民族復興的新猷，  
瀾漫城頭的豐草吃飽了古今的血酒，  
無定河邊的白骨積成了西峯的沙洲，  
戰士們！

爲了祖國命運不做春閨夢裏人！  
爲了領袖的安寧肝腦塗地碧血流！  
潼關，妳是中靈西北的咽喉！  
同蒲路的寇氛已到了百尺撐頭，  
風陵渡的排砲已有颶狂雨驟，  
敵人要搶掠我們的國都，  
霸佔陝西的煤油，  
敵人要剪斷我們的喉嚨，  
襲擊鄭州的樞紐，  
戰士們！  
爲了祖國的光榮要保衛這偉大的天險，  
同志們！  
爲了民族的永生要死守這唯一的咽喉！  
(二七，八月。)

### 上前線去罷

健英

孩子般悲啼底心情，救不了民族底厄運，  
婦人般啜泣底愁容，擔不住敵人的欺凌。  
憂傷毫無裨益，悲歎更屬枉然！  
燃起了滿腔的怒火，抑制了創傷的心靈。  
溫柔而熱情的姑娘，冰釋不了我們殺敵的雄心，  
金錢的魔力，社會的醜惡更不能誘惑我們走上黑  
暗的途程。

執着解放的旗幟，擊起自救的刀槍，  
將民族的悲憤發洩在敵人的身上。  
我們大夥兒穿成一片，穿上戎裝，

踏着先烈們的血跡，走上民族解放的戰場。

我們血可流，頭可斷，  
可是膝不可屈，志不可辱！  
我們願付任何的代價，  
求中華民族永久的獨立的生存，  
在這暴風雨的大時代中，我們要鍛鍊成一羣鐵的  
中國人。

敵人得隨望蜀，毒計層出不窮，  
充分暴露他陰險毒毒的野心，  
現在我們惟有抗戰到底，和殘酷的敵人拚命，  
雖剩一兵一卒，決不妥協與苟存！  
支持到最後的一秒鐘，擊碎敵人的非非迷夢。  
上前線去罷，不願做奴隸的人們！  
我們要從酷烈的戰爭中衝開中華民族的路程。

周新民譯  
實驗高級英文法  
Experimental English Grammar  
前置詞習語  
或都祠堂街開明書店印行

### 編者後記

- 一、本期承集訓總隊部許可，轉載集訓論文比賽之一「抗戰以來敵我情影之比較」一文謹此致謝。
- 二、此次封面木刻承盧守靜先生代作謹此致謝。
- 三、本期因稿件有多，無法全體刊載，其餘未載者，移在下一期刊登希來稿諸君原諒。
- 四、以後希來稿諸君繕寫清楚並計算大約數字。

每秒作一朱爾之功謂之一瓦特，在電學中，電流之功率通常以一安培電流通過於電位差一伏特之二點間所作之功為功率之單位，謂之一瓦特。

卡 (Calorie) 一克之純水，溫度升高一度 (攝氏) 時，所需之熱量，作為熱量之標準，稱之曰克卡，簡稱之曰卡。

設導線間之電位差為  $V$  伏特，導線之電阻為  $R$  歐姆，通過於導線間之電流為  $C$  安培，電流之功率  $W$  瓦特，伏特與安培歐姆之關係如下：

$$V = CR$$

伏特與瓦特安培之關係如下：

$$W = CV$$

化學題 (擇作二題)。

(1) A 指出下列各元素之原子價：

- a. 鈣 二價    b. 矽 四價    c. 磷 三價五價    d. 鐵 二價三價    e. 鉀 一價

B 下列物質是元素？化合物？混合物？試指明之：

- a. 空氣 混合物    b. 石灰 化合物    c. 銅 元素    d. 牛乳 混合物  
e. 水 化合物

(2) 何謂定比和倍比定律，并各舉一實例以明之？

[解答] 定比定律 (Law of definite composition or Law of constant proportions)

一切化合物無論由何法所生，其元素之重量比，常一定不變例如輕與養以任何比例混合，當生水時，恒以輕養重量 1.008 與 8 之比化合。又如將 108 克之一養化汞 (HgO)

加熱分解，一定可得 100 克之輕 8 克養，即其中汞和養的比，常是  $\frac{100}{108} = (92.6\%)$  和  $\frac{8}{108} (=7.4\%)$  或 92.6 和 7.4 的比。

倍比定律 (Law of multiple proportion) 如甲乙二元素能化合成數種化合物時，則在此數種化合物中，與一定甲量相化合之數個乙量，必互成一簡單之整數比例如水與二養化二輕之組成，前者輕養之比為 1.008 比 8，後者輕養之比為 1.008 比 16，即對於輕一定量之養相互之重量恰成 1 與 2 之整數比。

(3) 由食鹽可製 (A) 氯 (B) 鹽酸，試分述其變化之要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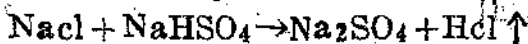
[解答] (A) 由食鹽製綠氣

將食鹽與二養化錳相混加硫酸，徐徐加熱，而放出綠。變化如下：



(B) 由食鹽製鹽酸

加熱於食鹽與硫酸之混合物，則生綠化輕，然後將氯化輕溶解於水，則成鹽酸變化如下：



站在抗戰最前線的

# 新 新 新 聞

每日出版四張

報價每月一元

每月逢一出每旬增刊一厚冊隨報附送不取分文

社址成都春熙路

二·譯下文爲文言

這人姓王名冕，在浙江紹興府諸暨縣鄉村裏住。七歲上亡了父親，他母親做些針黹，供給他到村學堂裏讀書。看看三個年頭，王冕已是十歲了。母親喚他到面前說道：「兒呵！不是我有心要就誤你。只因你父親亡後，我一個寡婦人家，年歲不好，柴米又貴，這幾件舊衣服，和些舊傢伙，都當賣了；只靠着我做些針線生活尋來的錢，如何供得你讀書？如今沒奈何，把你領在隔壁人家放牛，每月可得幾錢銀子，你又有現成飯喫。只在明日就要去了。」王冕道：「娘說的是。我在學堂裏坐著，心裏也悶，不如往他家放牛，倒快活些。假如我要讀書，依舊可以帶幾本去讀。」當夜商議定了，第二日母親同他到隔壁秦家，秦老留著吃了早飯，牽出一條水牛來，交與王冕。指著門外道：「就在這大門過去兩箭之地，便是七鄰湖。湖邊一帶綠草，各家的牛都在那裏打睡；又有幾棵合抱的垂楊樹，十分陰涼。牛要渴了，就在湖邊飲水。」

王冕浙江紹興府暨縣人也。家貧居鄉間。七歲失怙。賴其母針黹度日。入村塾攻書。逾三年。王冕已達出就外傳之期矣。一日其母呼之至前曰。『吾兒！非吾有心誤汝詔輩。緣汝父見背後。吾孀居。罹凶年。米珠薪桂舊衣物。典質殆盡。僅賴女紅所得之資。糊口猶不敷。安有餘力供汝求學耶。今不得已。權令汝至鄰家牧牛。既可度日。又能月得工資數錢。明日汝即至其家。』王冕對曰『母言善。兒在校讀書甚覺苦悶。反不如至鄰家牧牛之爲快也兒苟欲求學。掛角誦書。有何不可。』是夜母子商議已定。翌晨即隨其母詣秦姓。秦老餽以早餐畢。出一牛與冕指門外謂之曰『去大門兩箭之遙爲七鄰湖。湖濱綠草如茵。各家之牛。或泚或寢。皆集此地。又有垂楊數十株。足堪納涼。牛渴。則可就飲湖濱。』

四川省立成都女子中學校高中新生入學理化試題解答

(二十七年八月) 繼良

物理題(全作)

(1) 何謂力，壓力，功，功率及其每種之單位。

「解答」力 (Force) 能使靜止之物體運動，運動之物體發生加速度者謂之力。

作用1克之質量而生1每秒每秒米經之加速度之力曰達因。(Dyne)是爲力之絕對單位。力之重力單位如1克重，1斤重等。

壓力 (Pressure) 凡兩物體或一物體之兩部分互相壓合之力曰壓力。又單位面上所受之力曰壓力之強度，或單曰壓力。故壓力之單位以單位面上所受之力表之即  $\frac{\text{克之力}}{\text{平方厘米}}$ 。

功 (Work) 物體受外力作用，而依其力之方向移動時，其移動距離與作用之相乘積謂之功。

功之 C.G.S. 制單位爲一達因之力使物體移動一厘米之功謂之一爾格 (Erg)。10<sup>7</sup>爾格謂之一朱爾 (Joule)。功之 F.P.S. 制單位爲以一磅達之力，使物體移動一英尺之功，謂之一英尺磅達。上述二種單位皆爲功之絕對單位。如採用力之重力單位時，復可得二種功之單位一爲仟克米，一爲英尺磅。

功率 (Power) 在單位時間內，所作之功謂之功率。

每秒作 10<sup>7</sup>爾格 (即一朱爾) 之功率常名爲一瓦特。每秒作 550 英尺磅之功常名爲一馬力。上述二種即爲功率之單位。

(2) 何謂安培，歐姆，瓦特，卡，并問伏特與安培，歐姆之關係及伏特與瓦特安培之關係。

「解答」安培 (Ampere) B 電流之強度單位也。

在一秒內通過導綫截面之電量爲一庫侖者曰一安培。

歐姆 (Ohm) B 導綫之電阻單位也。

導綫兩端間之電位差爲一伏特時，線中電流強度爲一安培者，此線之電阻爲一歐姆。

瓦特 (Watt) B 功率之單位也。

有爆發的可能，日本帝國主義者正企圖在大戰的前夜，征服了全中國，以實現他的夢想，掀起了大中國的民族抗戰，我國現勢，固然岌岌可危，但如果大戰一爆發，法美英蘇，決定一致團結，此諸國均有決定太平洋的局勢的能力，與我國實具共同之利害，中國的安定是集體安全的一環，在錯綜的國際現勢中，中國一定能夠從抗戰的過程中，闢出一條生路。

### 國際聯盟之由來

二 國際聯盟之由來蓋源於（一）歷史之進化，如近世聯邦制之盛行以及種種萬國同盟會之產生，尤以海牙和平會（一八九九）為國聯組織之前驅，（二）學者之倡導，如康德著永久和平論，以及盧梭主張建立國際政府均是，（三）思潮之趨勢，十九世紀末期，互助論之說大盛，其末流遂演成國際主義，（四）大戰之影響，戰後美總統威爾遜鑑於戰爭之慘酷，其於十四原則中主張組織國際聯盟，以求保障各國之政治獨立與領土完整，避免以戰爭為解決國聯問題之工具，英法各國，亦表同意，國際聯盟約章遂於巴黎和會中通過，而國際聯盟之組織，遂以產生。

三 日本原有之疆土如何？其地理環境，有何缺點，試分述之。

日本原有之疆土，僅本州，四國及九州三島，即所謂日本之本國，面積約三十餘萬方公里，日本國內山嶺縱橫，地勢崎嶇，其地位適居於亞洲東岸大陸之邊緣，其東西兩側，均為極深之陷落海，山高海深。全由於地層折裂所致，且沿岸裂罅甚多，地層極不穩固，故多火山地震，且全國多為山地，河流短小急促，缺乏廣大之平原，故農產不能自給，且耕地瘦瘠，生產力小，故行小農制，此其地理上之大缺點也。

四 試舉太平洋中之重要軍港與商埠，並說明其位置。

太平洋之北，阿富申羣島之東部有荷蘭港與美新建之軍港，與舊金山檀香山互相策應，更由中途島，關島以與甲米地（馬尼刺南，美軍港）相聯絡，而檀島中之珍珠港，為一大軍港，乃美國太平洋艦隊之根據地，新加坡為英國遠東第一軍港，雪梨及奧克蘭為英國澳洲艦隊根據地，橫須賀佐世保為日本兩大海軍根據地，商港則有橫濱，大阪，長崎，上海，香港，馬尼刺，雪梨，新金山，檀香山，潘古哇，舊金山等，（參閱地圖）

## 廿七年度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成都招生處國文試題

### 一、譯下文為語體

騶衍視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誕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闊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因載其襍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視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所宜而符應若茲以為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為州改中國如赤縣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所裨海環之人民禽獸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蓋耳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慄然顧化其後不能行之

騶衍目擊當時各國之霸君，都競尚奢侈和淫蕩，不能尊重道德——如所稱述的那些聖賢之以身作則惠及百姓——他才深深地去認識宇宙間一切物理的演變，發出極端怪誕和迂闊的論調。作終始，大聖等篇文章，全長十餘萬言，其中所說的盡是些誇大離奇的話，為了論證一件小小的事物，能夠引到無限度大的問題，並且就當時的現勢，追論到上古黃帝時代。於是他更廣泛的將歷代的盛衰祥瑞和制度都作有根究的記載，從而推論着宇宙未產生前的一些不可考究的混沌現象，首先述說中國的名山，大川，溝壑和原野的禽獸，次及水陸上甚至珍奇的異物，都有記載，並說到大海以外人所不能看見的東西。他認為大地構成以來，一切物理的演變，都是為着適應環境在一定範圍之下，事實上表現得非常明確，並且認為儒者所說中國僅僅佔地球的八十一分之一，中國名叫赤縣神州，其中本身又分有九個州，就是大禹所說的九州，但根本不得算作州數。他說在中國之外，像赤縣神州的州當作八個連中國為九個——還才算作九州，叫小九州，這些州每個之間都有小海環繞着，人民禽獸彼此互不相通。簡直像一個獨立的地區，才叫可以小九州為一單位，像這樣的也有九個，叫大九州有大海環繞着，但那兒就到了天地的邊際了，他的學說，大都如此，但把他的要點歸納來說，最後是主張仁義，節儉，君臣，上下，以及六親之義，不過起初的時候，似嫌廣泛和怪異一點，所以當時在社會上和政治上具有地位威權的人，初初認為驚奇，發生相當的信仰，但到後來，結果還是不能見諸實施。

## 二十七年度國立各院校統一招生試題

甲，中國史地

(陳汝乾解)

一 中國雨量夏多於冬，其原因何在，試略述之

中國之雨量，殆全沐季風之惠，當夏季時，陸上溫度炎熱，海上則比較涼爽，因此陸上成爲低氣壓中心，風向由氣壓較高之海上，帶多量之濕氣，吹向內陸，降而成雨，是爲夏季風(Summer Monsoon)，因降雨多，又曰濕季風(wet Monsoon)夏季風恒於清明節前，達於粵滬，小暑處暑間，通吹於國之內部，以及北方各省，而在冬季，則外蒙及東部西伯利亞地方，爲低溫高壓之區，風向由內陸外吹，乾燥無雨，是爲冬季風(Winter Monsoon)因乾燥不含濕氣，故又名乾季風(Dry Monsoon)，冬季風於秋分節前後開始，於是全國易爲冬季風矣，中國雨量，夏多於冬，固全由季風氣候之關係也。

二 分述滇黔蜀三省人口，物產，及交通之概況，

滇黔蜀三省人口，無精確之統計，大抵滇省人口以東南爲最密，北部峽谷區域次之，西南部則最疏，貴州則沿爲江流域，人口較爲稠密，中南部屬高原地帶，至爲稀少，四川人口約五千萬，密度以成都平原(爲扇形沖積平原)爲最大，岷沱流域次之，西部及北部較爲稀少，滇省最富於礦產，箇舊之錫，年產約八千噸，東川銅礦，產量本豐，近則年產不過二三百噸，非鹽產於鹽興鹽豐二縣，農產以米穀爲主，僅足自給，貴州則煤礦石油，蘊藏最富，銀礦水銀，近來產額較減，農產不豐，蜀省富甲西南，稻穀爲農產大宗，黍薯豆麥，產量亦豐，蠶絲藥材，每年出口各約千餘萬兩，桐油每年出口約值五百萬兩，棊菜豬鬃，羊毛羊皮，亦爲出口大宗，夾江之紙，嘉定之白蠟，沱江流域之糖，自井之鹽，尤爲本省特產，石油分布於富順樂山及蓬安一帶，煤田之分布亦廣，滇省交通，全恃滇越鐵路以爲出口，滇黔公路達貴陽，貴州公路有滇黔，湘黔川黔諸線，瀘水可航民船，爲黔省最良水道，川省交通以揚子江爲大動脈，岷沱嘉涪，各有航運之利，岷江自樂山以下，嘉陵江自合川以下，可航小輪，公路頗爲發達，幹線有川黔，川陝，成瀘，諸線，川康川鄂現在建築中。

三 自漢訖五代，洛陽長安建康，有何重大之變故，其影響於吾國文化如何，試約述之，

西漢都長安，赤眉之亂，長安宮室市里闕陵之類，焚燬爲墟，光武帝乃定都洛陽，曹魏西晉，亦建都於此，其時中國文化中樞，在於中原，西晉時有「徐州人士常半天下」之語，迄乎五胡亂華，塞外種族，所殺晉人不下數十萬人，焚洛陽官廟官府皆盡，所謂永嘉之亂是也，瑯琊王睿用王導計，以都督移鎮建康，後遂即帝位，其時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十居六七，晉室南渡，於南方之開發有重大之意義，晉元帝謂諸葛恢曰「今之會稽，昔之關中，」梁武帝時，建康人口，達百四十萬，中國文化，已有南北易置之象，北朝則元魏遷都洛陽，華化甚深，西魏北周，均都長安，隋清統一，建都長安，自是中原文化，雖有調和之象，然實以南方爲中樞，由韓愈「當今賦出天下，而江南居其什九」之語已可概見，唐末五代之亂，長安化爲邱墟，洛陽亦屬遭兵燹，故宮茂草，良可慨也，

四 晚清光緒年間，所喪失之領土及屬國，試約述原由，

光緒年間，領土及藩屬之喪失，主由於外交之失敗，其時外交問題，仍屬傳教，通商及邊疆藩屬之問題，其時只有傳統之懲夷政策，而無所謂外交，親見爭執卽其明證，教案多出於民間之誤會，及官吏之未切實保護，而列強得以利用中國外交之弱點，總署無人，亦一事實，尤有進者，中國對於藩屬，迥異於列強之統治屬地，既無官長駐於其國，又不過問其內政外交，藩屬除朝貢外毫無關係，及其屈服訂約之後，始籌補救之策，已非易事，況多不明實際情形，因循敷衍，光緒年間，領土及藩屬之喪失，此其總因。

乙，外國史地

(陳汝乾解)

一 國際現勢與中國前途

自一九二九年華爾街的風潮蔓延到整個世界以後，帝國主義國家受經濟恐慌的驅使，正在準備重新分割殖民地，國際均勢是破壞了，集體安全感受到強烈的威脅，國際上許多新事態如軍縮會議的失敗，各國軍費的膨脹，以及意阿事件所引起的英意衝突，日本推行大亞細亞主義所引起的太平洋上鬥爭，德國的重整軍備，魯道小協約國所引起的法蘇英的聯合對抗，世界大戰，隨處

I think if we want to save our country from ruin, we must depend not only on the army to fight with our foe, but also on our masses to do useful works in the rear. It should be known that among our people women comprises a great part and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there are educated women. So I hope our women will undertake their responsibility to save our nation.

Besides being at home or working in society, we must bear a responsibility

The women only clamor for a few high-sounding slogans of freedom and equality which are useless to the country and society alike, women; chinawoman; Exert yourselves! our nation and our race are in danger, we must save them by the efforts of our women and men so that china may restore her past and future glory!

——T. Balance

我覺得要救中國、絕不是全靠那些戰士們，提着槍桿，到戰場上去殺敵，還是要靠大多數的民衆在後方工作。這大多數民衆的半數都是我們婦女，——尤其是我們受了教育的女子，所以我們婦女，一樣要負起國家社會一部分的責任，共同救國。

無論是在家庭工作，或是在社會服務，有了職業或職務，才說得上對國家盡責任，否則徒然吶喊幾句時髦口號，那是沒有效果的，同志們！努力吧！國家民族的地位已經危險極了，還得要全國同胞無分男女，共同向前奮鬥，前途才有光明。

——南昌女中——

## The Last Lesson

(成縣中高八班同學譯)

I was very late that morning on my way to school, and was afraid of being scolded, as the master had told us he should question us on the verbs, and I did not know the first word, for I had not studied my lesson.

For a moment I thought of playing truant. The air was so warm and bright, and I could hear the blackbirds whistling in the edge of the woods, and the Prussians who were drilling in the meadow behind the sawmill.

I liked this much better than learning the rules for verbs, but I did not dare to stop, so I ran quickly toward school.

Passing the mayor's office I saw people standing before the little bulletin board. For two years it was there that we received all the news of battles, of victories and defeats.

"What is it now?" I thought, without stopping to look at the bulletin.

Then, as I ran along, the blacksmith, who was there reading the bill, cried out to me, "Not so fast, little one, you will reach your school soon enough."

I thought he was laughing at me and ran faster than ever, reaching the school yard quite out of breath.

Usually, at the beginning of school, a loud noise could be heard from the street. Desks were being opened and closed, and lessons repeated at the top of the voice. Occasionally the heavy ruler of the master beat the table, as he cried, "Silence, please, silence!"

I hoped to be able to take my seat in all this noise without being seen; but that morning the room was quiet and orderly.

## 最後的一課

那天早晨在我到學校的路上我已是非常的晚了，並且我怕受先生的責罵，因為先生曾經向我們說過，他必須考問我們的動詞，但是那第一個字，我就不曉得，因為我沒有溫習過我的功課。

曾經有過短促的時間，我想就逃學，這天天氣是這樣的和暖光明，我能夠聽到鳥兒在林邊的叫聲，和普魯士士兵在那鋸木廠後面草地上操作的聲音。

我愛這些事情，勝過對於學習動詞規則的愛好，但是我可不敢因這種愛好，停止了我的前進所以仍舊迅速向學校跑去。

當我經過市府前面的時候，我看見一羣人立在那布告欄的前面，兩年以來，我們都從這裏得到所有戰爭勝敗的消息。

那是怎麼一回事呀？我的心裏想着，但是不曾立着去看那布告上的是甚麼。

於是我仍然沿路跑着有一個正在聽那告示的鐵匠向我喊道：朋友不要跑得這樣快吧！你不久就可以到達學校了。

我以為他在嘲笑我所以我更跑得快些在到達學校圍場的時候我已經是十分的喘不過氣來了。

在平常開始上課的時候有很大的聲音可以在那街面上聽見，如像書桌開關聲音以及那高出於一切背書的聲音有時還聽見先生那很重的鐵戒尺打在桌子上，同時喊着：雅靜，請雅靜的聲音！

我很想在這鬧嚷的聲音當中，潛進教室又不被旁人看見，但是在那天早晨我們的教室又清靜而又有序。（待續）

never wish to lose their profits. They do not feel any more excitement than the aged in the crisis of the nation.

None of these kinds of youths can really help China or make her great. The young people must face fearlessly the facts of the situation and understand clearly what China need and how they can help her. When they realise what is needed, then their emotions can be turn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 China needs the enthusiasm, the courage, the strength of youths. As the young people give their minds, their emotions and their hearts to their country, so China will become strong.

### The chinese women and the japenoe women (continue)

Translotw By

(唐澤蘇譯)

(2) The japenese women have a lyood habit of usually being at home and they are different from the western wopen who are self-conscious and active in soriety the duty of the japenese woman is to teack their children and look after their families is order that their men may work whole-heartedly for society. It is the principle of cooperation and division of labor in aetual practice and it is in comcidence with the idea that men work at bome.

Bs to the condition of china the women imitate the western women in demanding freedom, equality and liberty. But have they really abtined these objectives? Although there are few who in cities have yained these aims to more or less extent yet there are still countless farming women who do not even dream of such things and they are still mobning wnder oppression. Even some of the so-called semi-educated women who have suck a thought that freedom and equality mean that they are at the mercy of men. They heve not yet learned the spirit of duty ers their western siaters have-to work at home, thus becoming farasites of the family and spend thriftly in society. They some time go to otters home to play mah-jong or some-times be a guest At home, they employ some servants instead of running their routive work so they not only tend to increase the burden of their men, but also to deter their children from being will educated. How pitiful their chil.ren are! I am sure that their children can become nothing more than additional parasites to society.

However the Japanese women have their bad habits as well such as; They must obey their husbands regardless of whether their hasbands are good or bad they have no power to choise life company yet we may take some good points stated to get rid of our womens habits.

### 中國婦女和日本婦女

(二) 她們有良好的習慣，

日本女子向來是在家庭裏的，不像歐美的女子直接獻身於社會，她們的責任，就是服務於家庭，教育自己的子女，治理自己的家務，男子則安心服務於社會，所以她們和他們能分工合作，符合所謂「男子治外，女子治內」的精神。可是我們中國的女子呢？是要效法歐美，而要求「自由平等解放」。但自由平等解放是否真正的獲得了呢？固然極少數在城市中的女子，可以得到相當效果，但大多數在農村中的婦女，正在重重的壓迫下呻吟。更有一般所謂「半文明」式的婦女，她們以為自由平等就是不受男性的支配，所以他們也不像歐美婦女服務於社會，更不像日本的婦女服務於家庭，自己只是做個無業流氓作家庭的寄生蟲，社會的消費者，今天上東家做客明天上西家打牌，一切的家務，便請些寄娘乳媽來管理，這樣，不但加重男子的負擔，並且一些可憐的孩子們，受不着良好的教育，將來成人之後走入社會，也不知怎樣做人做事，反而使社會上多加一大批寄生蟲。

日本的婦女固然也有壞的習慣，例如她們的丈夫，不論好壞她們是絕對服從，沒有反抗的力量。但是我們不能重視這點，我們應當採各區婦女的好習慣，來改良我們中國的女同胞。

country and at the same time for the cause of international peace and justice.

At present, the powers are too self-centered to realize the above mentioned fact, but we feel sure that sooner or later they will become conscious of the danger of the whole world. Of course, it would be absurd to say that Japan will conquer the whole world; but if she would once gain a stand on this vast continent, she will become much more powerful and much more richer. Reinforced with tremendous manpower of Asia and furnished with enormous material power, she will be able to conquer all the world. At least she will be so powerful that she will be a great detriment to all great powers in the world.

Our conviction is therefore, based on three foundations. Firstly, we believe that Japan will be worn-out by our prolonged resistance and all our lost territories will be recovered. Secondly, all the world will declare sympathy towards our cause. Thirdly, 'Justice must triumph in the end' as our venerabilissimo enlightened us.

### The Weak Emotion of Youths.

By Victor T. H. Hsiao.

A famous writer once said that the emotion of youths was weak. Surely China today has many youngsters with very much weak emotion.

If we try to look at some groups of young men, three different sorts of youths might be found.

The first sort is the warmhearted youths. They leave their families, give up their studies, run to the battle front and wish to sacrifice their lives. They never think of what they can do and whether their qualification is sufficient or not. The only way is to get satisfaction for a moment, and to express all the emotions of their hearts. But it is true to say that there are very few of this sort of youths. Because they shout very loudly so that all the people clap their hands to applaud them, therefore they seem to represent most of the youths of China.

The second sort is a group of youths with low spirit. They see the modern situation is without hope. In their view, politics are bad, military affairs fail step by step, and the international condition is getting worse, so they just think China's future is hopeless. Although they are full of zeal in their hearts, yet they have no opportunity to do what they can. They are entangled with their families, with finance or some thing else, so they can not advance as the first sort of youths do. They have force, but no chance to spend it. They can do nothing but are sorrowful all the time. Because of this some small number among these youths will turn away from the right way of life and even live drunken lives and die dreaming.

There are many other youths whose countenances are really those of young boys, but whose minds are just like those of middle-aged men or even like those of old men. They want peace, fear danger and



The plane circled around the parade ground leaping up into the wind, with a light, rapid movement and then crossed over the city with the north wind. It was as still and steady as lying in bed. We all pressed, our faces against the window to see the world below and obtained a bird's eye view of the whole city as if we had been giants travelling in the country of Lilliput in Gulliver's Travels.

And as for the giddiness of looking down, one does not feel it at all. It is difficult to explain why this should be so, but it is. The uproar of the engine was so deafening that when Mr. Mitchell spoke to me, or I to him, our voices could scarcely be heard. He shouted in my ear that we were directly over the city wall, and then looking down on it, we found that it was like a piece of brown rope circling around toy looking houses. Everybody looked very, very tiny—not more than half an inch in height. My boy and Hsu jr. especially noted the buffaloes in the fields and a motor car on the road, for they resembled their toys.

And so it was I went up into the air at Feng Huang Shan with the impression that flying was still an uncomfortable, experimental and slightly heroic thing to do, and came down to the cheerful gathering crowd on the parade ground again with real knowledge that it is a thing that every one may achieve. An old man of more than seventy like Mr. Hsu Tse Hsiu, a well known educator in this city, had enjoyed it as much as we did. It is a fact that flying in an aeroplane is both comfortable and interesting.

Gladly would I have set out for Chungking that afternoon instead of returning to the city. Then down to Ichang, Hankow and Shanghai. Circling above the world fifteen-minute flight did not satisfy me at all. I always had a mind to make a long trip around the globe by air when my "ship came in." So I made my way home with aspiration not yet fully satisfied.

Written by Kung Tsi Shan  
Dec. 10th. 1938

## Our Conviction

by K. S. chow.

Japan wants to jeopardize the world peace. Her invasion of China is in reality the initial phase of her ambition for world conquest. She wants to lord it over on the vast continent of Asia! Her designs are not only to subdue the whole of China, to massacre our people and to destroy our culture and civilization, but also to eliminate the benefits of all western countries in Asia! If this is endurable, there is nothing unendurable in the world. Therefore, we will not submit ourselves and we all of us rise up to resist stubbornly and to fight to the bitter end. We are courageous and determined to sacrifice our lives to fight the mad invaders, only because we feel quite self important owing to our double responsibility to fight for the cause of our country.

# 英文補

## Contents

Excursion flight .....	龔謬善
Conviction .....	BY K. S. Chone.
Weak emotion of youths .....	By Victor T. K. Hsiao.
Chinese women and the Japanese women(continue).....	唐澤霖譯
Fast lesson .....	成都縣中高八班同學譯

### FIRST EXCURSION FLIGHT. (龔謬善)

Hitherto my only flights have been flights of imagination but at one o'clock in the afternoon last Sunday (Dec, 3rd, 1933). I really flew in the air with my good friends, Messrs. Wang Peh Ni, Tsai Yi ng, Hsu Peh Hui, the latter's son and my second boy, Yu Chin. I spent about fifteen minutes in the air. We soared over the city of Chengtu, starting from the north-west part of the city and travelling to the south-east to the West China Union University at Nan Tai Ssu, on the side of the South gate and then flying over the Tung Ta Kai and Hsien Hsi Road and then along the Great East Road as far as the agricultural experiment ground at Sha Ho Pu. Then we came back over the Canadian Methodist Mission Hospital and church at Si Shen Tse ng along the city wall by way of the north gate to Feng Huang Shan where we descended. We landed with the conviction that we were enjoying the first of many opportunities of flying higher and further.

The monoplane in which we soared over the city last Sunday with Mitchell, an American aviator, was as steady as a motor-car running on the best asphalt road in the world. It belongs to the China Aviation Corporation for air mail service and passenger from Chengtu to Chungking.

Most people who look down from the top of a cliff or a high tower and feel some slight headache, many feel a sickening dread. I thought I would probably be air-sick; I also thought that I might be giddy; and that I would get thoroughly cold and uncomfortable. None of these things happened.

I am still in a state of amazement at the smooth steadfastness of the motion. There is nothing on earth to compare with it, unless—and that I can't judge—it is an ice motor boat travelling on perfect ice. The finest and most expensive "Cadillac" "Ford" or "Dodge" on the best road would be a jogging, quivering thing beside it.